

年

第

15

卷

第

14

期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立券之報紙



# 小說世界

The Story World

Vol. XV No. 14 (220)

April 2, 1927 十六年四月二日

上海小說世界社發行

第十五卷  
第十四期  
(第二二〇號)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各 種 雜 誌

東 方 雜 誌   教 育 雜 誌   學 生 雜 誌   少 年 雜 誌   兒 童 世 界   兒 童 畫 報   婦 女 雜 誌   小 說 月 報   小 說 世 界   英 文 雜 誌   英 語 週 刊

評述內外時事介紹最新學術  
 供給教育界研究材料  
 紀述國內外教育消息  
 為中等以上學生界交換智識的機關  
 是小學生最好的課外讀物  
 文字活潑圖畫優美是小朋友的恩物是小學生的益友  
 討論婦女問題介紹婦女常識  
 為純粹文藝的雜誌  
 是通俗的小說週刊  
 學生界及一般社會補習英語及自修英語用之定期刊物

|          |       |       |       |              |       |       |       |       |       |       |
|----------|-------|-------|-------|--------------|-------|-------|-------|-------|-------|-------|
| 每冊一角二分五釐 | 每冊一角  | 每冊一角  | 每冊八角  | 每週一冊<br>每冊三分 | 每冊二角  | 每冊二角  | 每冊二角  | 每冊二角  | 每冊一角  | 每冊一角  |
| 全年廿四冊    | 全年廿四冊 | 全年廿四冊 | 全年廿四冊 | 全年廿五冊        | 全年廿四冊 | 全年廿四冊 | 全年廿四冊 | 全年廿四冊 | 全年廿四冊 | 全年廿四冊 |
| 三元       | 二元二角  | 二元二角  | 四角八分  | 七角五分         | 二元四角  | 二元四角  | 二元四角  | 二元四角  | 一元九角  | 一元五角  |
| 每冊一角二分五釐 | 每冊一角  | 每冊一角  | 每冊八角  | 每冊三分         | 每冊二角  | 每冊二角  | 每冊二角  | 每冊二角  | 每冊一角  | 每冊一角  |
| 全年廿四冊    | 全年廿四冊 | 全年廿四冊 | 全年廿四冊 | 全年廿五冊        | 全年廿四冊 | 全年廿四冊 | 全年廿四冊 | 全年廿四冊 | 全年廿四冊 | 全年廿四冊 |
| 三元       | 二元二角  | 二元二角  | 四角八分  | 七角五分         | 二元四角  | 二元四角  | 二元四角  | 二元四角  | 一元九角  | 一元五角  |
| 每冊一角二分五釐 | 每冊一角  | 每冊一角  | 每冊八角  | 每冊三分         | 每冊二角  | 每冊二角  | 每冊二角  | 每冊二角  | 每冊一角  | 每冊一角  |
| 全年廿四冊    | 全年廿四冊 | 全年廿四冊 | 全年廿四冊 | 全年廿五冊        | 全年廿四冊 | 全年廿四冊 | 全年廿四冊 | 全年廿四冊 | 全年廿四冊 | 全年廿四冊 |
| 三元       | 二元二角  | 二元二角  | 四角八分  | 七角五分         | 二元四角  | 二元四角  | 二元四角  | 二元四角  | 一元九角  | 一元五角  |

## 編者的報告

重慶燕子游君。託代徵求小說世界計第十卷一二三四各期。十四卷二十期二十一期。各一冊。酬價值五角之書籍。寄四川重慶朝陽街十四號。燕子游收。

頃接到長沙張柏奇君來信。照錄如下。茲有本誌第一卷至四卷。共五十二冊。願意出讓。欲得者。請書明交換物品。附票郵四分。寄長沙怡長街裕慶里四號陳宅內轉交張柏奇收。

本期小說中。呂伯攸的「血」。張枕綠的「三種感覺」。都很好。讀者不要忽略過。

下期小說。可以預告的。有黃葉的「歸來」。呂伯攸的「我的生日」等篇。都是很好的作品。



# □ 小說世界 第十五卷 第十四期 目錄 □

## □ 圖畫 □

黃克強先生之書法

兒葵(日本奇卉)

## □ 文字 □

編者的告報.....編者

血.....呂伯攸

三種感覺.....張枕綠

小詩(補白).....饒榮春

清明志感(續)(完).....唐小園

金先生的賜與……………吳克勤女士

小詩(補白)……………饒榮春

文壇秘錄之秘錄……………編者

詩(補白)……………龐柏子遺稿

春山秋山(日本著名童話)……………查士元

海拉白麝(補白)……………于昶廣

小說枝談(續)……………蔣瑞藻

他與她(長篇小說)(續)……………羅琛女士

文乎藝乎(另外一欄)……………羅琛女士

故鄉何處(補白)……………徐實碧

# 家庭之幸福與健康為疾病愁雲所障礙

請觀 韋廉士大醫生 紅色補丸 及嬰孩自藥 已藥片如 何恢復之

人苟患病終無樂日如其父或母身體不健或偶爾染恙其愁悶之影響遂及於全家矣及之苟或小孩有病亦莫不如是史鐵生先生之家庭經理史鐵生先生者雖與敝局素不相識意欲普告天下同病者來函云每及思起不眠吐血延醫診治未克見效每夜不眠終日面色黃瘦飲食難進頭暈目眩經年不愈憶缺乏工作無力無半人樂趣不送而廉士紅丸補力無半人樂趣不料而後與我病友決無關係一為不絕良藥用至秋後思友病友好贈我病友一纏身不絕良藥用補丸亦未服過何妨一試以冀萬一也遂將紅丸取出仿單開服及半打精神頓增病魔幾除繼服一打各病盡去身體健康如初君非但自己得韋廉士紅丸補丸治愈後彼中女孩及一男兒復由自己藥片治愈矣函中又云小女與珍珍男兒京熱不勻飲食之症多黃肌瘦身量減輕異常手足心熱不勻飲食之症多異乎平常玩耍無神似嬰兒動作不勻飲食之症多事恆以爲憂一日閱報得悉打自己藥片在外作功專治嬰兒各種病症遂購打自己藥片服之

用方及三瓶即見大便通暢如常  
明補丸紅丸補丸補丸補丸  
大醫生紅丸補丸補丸補丸  
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

史鐵生先生  
鐵全先生



韋廉士大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函購  
郵力在內收用郵票

黃克強先生之書法

樣之庵先生望祖若梁燕燕尤為令  
嚴了七十稱觴特徵文以表  
賜、請辭

也代作書詩於辛年 禱

切壇老將當不我拒也

了取筆一覺  
於此口內空下因亦

直催信如多

ソ弟員共請死 二月廿二日

黃克強（興）先生書法。渾厚秀逸。世爭寶之。此為民國二年所作短簡。雖寥寥數行。亦可見其書法之一斑也。

兒葵

(查士元先生贈)



按兒爲日本名花。相傳爲美之神阿陶尼斯死時。愛神悲泣之  
淚。與阿陶尼斯之血相合。而生此花。此圖右面瓶中所供者。卽  
兒葵也。(編者)



## 血

呂伯攸

一些也不會遲，一些也不會早；當每天早晨，鐘上剛打過了七下，總有一陣老熟的咳嗽聲，在我們大門前一高一低地度過去。

要是我們有時起來得早些，而大門齊巧是開着的，那麼，便可以瞻仰着那位發出咳嗽聲來的主人翁了。

他是一個枯黃憔悴的老人，面部是橫闊的，

望上去很像一隻蝙蝠；再加他那厚嘴唇，落腮鬚，更使人一見心驚。他身上常常穿着一件藍棉綢的舊袍子，上面卻罩着一件黑斜紋的馬褂。一副很深的銅脚老花眼鏡，永遠是躺在他的鼻尖上。當他在一步一喘的時候，我總十分替他耽心，彷彿就要掉下地來一般。

「這不知是誰家的老管家呢，天天這樣早

就出去了？」這是我從公司中請假回家後的第五天早晨，看見他又暫過門口，便這樣空說着。

「哼，老管家，他家裏比我們強得多呢！」母親似乎很不滿意我的說話般的說。

「哦，他是誰？」我霎時引起了求知的慾望。

「——你是常常在外面的，難怪連幾家鄰舍都不認識！告訴你吧，他便是左鄰陸家的老太爺呢！」母親知道我對於陸家的情形，已約略聽到過一些了，所以祇用了一個簡單的說明。

「哦，就是那新造洋房裏的主人嗎？」我覺得很詫異了。

那時，我從S地回來了沒有幾天，對於那新

搬來的鄰居，雖然沒有見過面，但是我見過他的巍峨偉大的住宅了，而且更知道他曾經做洋貨生意發了財，在本地現開着七八家鋪子；無論如何，在我理想上的陸老太爺，決不是這樣襤褸的一個人。

我正思念着，忽然來了一個幼年的同學金叔香，他大約是得了我回鄉的消息，特來瞧我的。於是，我們便雜亂無章地談着別後的事，我也早已把那陸老太爺忘記了。

吃過了午飯，叔香一邊擦着臉，一邊隨意地問我道：

「你們左邊，新搬來那家姓陸的，你知道嗎？」

「不大清楚，或許是很有錢吧！」我說。

「是的，祇是那位陸老太爺，真苦呢，每天早晨，七點鐘便出門，跑到這家鋪子裏查查賬，再到那家鋪子裏問問貨，一天忙到晚，直要到晚上十一點纔回去安宿；可是，第二天，又是這樣……」

「哦，你怎麼知道得比我詳細？」我向叔香望了一眼。

「我嗎？我和他家兩位公子——子芹，小芹

——常常在柳花家裏會面，怎麼會不知道！」

D，我正想到他們家裏去，你願意同去嗎？」

我想了一會道：「好的，去吧！」

因為我久想看看他們新造的屋子，而且聽

二弟說過，他家花園裏的月季花，種類很多，有幾種竟是難得見到的；愛玩花草的我，便毫不遲疑地跟着叔香走了。

他家一共是三間大洋房，外面有短短地紅磚牆圍着，走進鐵門，便是一個大花園，滿堆着各種月季花，綠刺紅花，異種果然不少；我一枝枝地欣賞着，早聽見裏面叫出來道：「叔香，幸虧你早來一步，否則，我們便要出門了！」

叔香向我招招手，我便又跟他走進了客堂，對着那兩個驀生的少年，我祇是默默地站着。叔香和他們敷衍了一回，纔替我介紹給他們。我因此明白：那個長一些，胖一些的，穿着古銅色狐皮



袍子，說話有點口吃的，便是子芹；還是那個比較瘦而矮，穿着天藍狐皮袍子，外面罩着外國緞的馬褂，舉動比較浮滑些的，便是小芹。

我覺得像他們那樣豪貴，纔是這住宅的主人；至於他們的父親，要是住到這屋子裏來，也許愈顯出他的卑陋了。

我們談不到三五句話，小芹便提出了一個打牌的議案，經過子芹和叔香的舉手表決，無形中我已拉進去湊了脚色。

「對不起，我還有有些事，改日奉陪罷！」我推托着說。

「不……不……能……有三……缺……

缺……你……你……不怕……傷……陰險嗎？」子芹急切地說着，口也吃得更利害了。

「怎麼可以就走，非打十二圈不可！」小芹已捧出了麻雀牌，在和叔香擡桌子。

三個人推推扯扯，我自己也料不到，竟在那紅木桌子邊坐下了，開始打起五十元一底的牌來；這是我有生以來從沒有打過的，值得記念的大牌啊！

僥倖，這天我的牌風很好，一直到吃過晚飯，我已贏了兩底多了。子芹和小芹，我知道他們對於這幾塊錢的輸贏，本來不算什麼一會事；可是，他們在晚飯以後的神情，卻大大地有些不同了：

他們不時地回頭轉去，看那壁上的大自鳴鐘，或者瞪着眼睛望望那盞三叉火的電燈，臉上都有惶急的顏色了。

十點鐘打過了，我們預定的圈數還沒有完，忽然外面一陣轎夫們響亮的喊聲，接着便走進兩位滿身穿得光艷閃目的女人來。

他們帶過來的濃烈的紫蘭香水氣味，使我幾小時來昏暈的腦筋，受了刺激而清醒了許多。

「怎麼，你們還不收場嗎？」那個年紀長一些的，穿着墨綠繡白花的旗袍的女人說。

「子芹嫂，回來了嗎？——快啦，快啦，就完了！」叔香戰戰兢兢地打出了一塊白板，和那女人招

呼着。

「爹立刻就回來了，還不收場？」那個穿灰色長馬甲的女人，又吃驚地連聲催促着。

「三妹，爹怎麼會回來得這樣早！」小芹雖故意鎮定，卻也有些變色了。

「誰知道呢，我們剛纔從歌舞臺出來，轎子擡過店門口，見他已經穿上馬褂，跨出門檻了！」灰色長馬甲的女人又說。

子芹、小芹即刻亂烘烘地如喪了魂魄一般，一邊囑咐叔香快把牌整理起來，一邊又忙着把三個一百枝燭電燈泡旋了下來，重覆換上三個十六枝燭的，而且祇開了一個火頭。

桌子擡好了，一切都佈置得和未打牌以前一樣；子芹、小芹又急急地趕了進去。

我呆呆地站着，默默地瞧着，真猜不透是怎樣一套把戲。便趁這機會，催着叔香走了。當我們剛走到鐵門邊，他們弟兄倆卻又追了出來，接連說着：「對不起，對不起，改日再請過來！」

我偷眼瞧着他們的身上，卻都已換上了一件破的愛國布舊棉袍了。

一陣老熟的咳嗽聲透過我的耳鼓，那早晨在我們門口走過的老人，又一步一喘地冒着寒風，漸漸走近來了。他那破舊的藍綢袍，在風中更是吹得輕飄飄地。

「叔香，你到底玩的甚麼把戲呀！」等那老人走過了，我便急於要動問了。

「這還不容易知道嗎？他們一切日常的動作，都是瞞着他父親的，聽到了他就回來的消息，怎麼不急呢？」

「那末，爲甚麼又要換衣服呢？」

「這種華美的衣服，當然也是他父親所不准的。——還有，那裝着的電燈，平日也不許開火呢！」

「既然這也不准，那也不許，那又何必造起這樣大的屋子，裝起這許多電燈呢？」我們不覺已走到我家門口了，我便做着手勢，招呼叔香道：

「再去坐一會吧！」

「好，我慢慢地告訴你罷！」叔香已跟我進了大門，接續着道：「這也是那陸老頭子的苦心呀！——你該知道，他是做洋貨生意的，那末，當然有許多外國人的交際。哼，要是沒有這樣的大排場，那外國人肯信任他嗎？可是，一方面真的要他一五一十的拿出錢去，卻又是很痛心的事，所以他家裏的兒女們，祇得瞞着他，偷偷地幹！」我們已在客堂裏坐下了。

「不錯，我在他家裏玩了這許多時候，怎麼連一個僕人都看不見呢？」我倒了一杯茶，送到叔香面前。

「僕人平日的事，自然都是自己動手做，要是外國人來了，那兩位公子，不是臨時的僕人嗎？哈哈！」叔香喝着茶，笑起來了。「但是，世界上的事，真是自騙自；你看，祇要他一出門，女兒媳婦，不是天天在跑遊戲場。吃大餐；兩個兒子，更是無所不爲！」

「祇是，他們化的錢那裏來的呢？」我又有這些疑惑起來。

「哈哈，錢祇要他們肯立筆據，誰不願意借給他們——利息是三分錢，四分錢，都可以的！」

叔香愈講愈興奮了，直等那門口賣肉糴子的走過，發出幾聲幽長的喊聲來，我們纔知道時

候已經不早了，叔香便匆匆地告別回家。

兩星期過去了，故鄉的刻板似的環境，一切都沒有變化，就我個人所略略感到些異樣的，就是那每天早晨，從門口經過的老熟的咳嗽聲，近來卻忽然聽不到了。

據鄰舍們的傳說，纔知道那陸家老太爺病了。至於他的病的來源，大約是這樣的：——有一晚，是一個風雪交加的晚上，他剛把各鋪子裏的事務料理好了，仍舊照着老例步行回家；在路上，不知怎樣被一輛汽車撞了一下，他便跌倒在雪中了。因為跌得很利害，而且又受了驚嚇，等到那警察過來查問時，汽車雖早已駛過去了，那位陸

老太爺，卻已昏暈得人事不知了。等到送到家裏，又吐了幾口鮮血；這幾天來，盡是躺在牀上，祇要聽到一些響動，便會嚇得直跳起來。

醫生說是肺葉受了重傷，要是吐血不止，或許要發生意外的變化了。但是，這位吝嗇的老人，終於要拿生命和金錢搏戰了；他非但不聽醫生的警告，簡直連醫生的診視都拒絕了。他說：「吐血祇要服童便，這是最靈的一個古方；醫生，有甚麼用，還不是白白地化些寶貴的金錢！」

平日處於他積威下面的家人們，誰敢違背了他的意旨，何況這兩位公子，正好利用了他病的機會，過幾天暢快的日子——果然，醫生的車

子，從此再不在他們門前停了。

轉瞬我的假期滿了，經過S地的公司中幾次來函催促，自然，我又摒擋一切，預備繼續去過那飄漂生活了。在離別故鄉的前一晚，我從街上買了許多零碎東西回來；剛轉了一灣，快要走近陸家門口時候，就聽見他家隔壁裁縫店裏的老板娘，正在氣虎虎地拷問她那六歲的小兒子有根，因為圍着看熱鬧的人很多，我也不期然地站住了。

「你還不快說出來，這銅子到底是那裏弄來的！」老板娘執着一根裁衣尺，在工作板上拍了幾下。

「媽，是，是她們給的！」有根兩手抱着頭，戰兢兢地哭着。

「誰給的？」

「是，他，他們……」

「你還不說出來嗎？」老板娘手中的裁衣尺，彷彿就要落到有根的頭上了。

「是，是他們叫我不說出來……」

「好，你不說，你不說……」裁衣尺打在有根的身上，發出清脆的聲音來。

「媽呀，我說，我說……」

「你說，趕快說……」老板娘停止了裁衣尺的運動。

「就……就是，隔，隔壁的陸家；他，他們，要我，撒一泡溺在碗裏，就給我，一個銅子……」有根哭得轉不過氣來，儘是嗚嗚咽咽地訴說着。

「哼，我早料到是這麼一回事——你可知道，溺給人家喝了，自己就會一天天地黃瘦起來的？你是准定沒有命了！老板娘望着她的兒子，很淒慘地說。」

這時，圍着看的人叢裏，頓時又開起討論會來了。有的說，「黃家的阿狗，也被人家驅去一泡溺，現在果然死了！」有的說，「有根反正沒有命了，倒不如趕過去，叫他們償命，或許還可以弄幾塊錢！」

老板娘聽着他們說，望着有根看，越想越害

怕起來了；她彷彿看着自己的兒子，真的已經直挺挺地躺在小棺材上；她便不自知地放聲大哭，拍得那工作板振天價響。

「有根沒有命了，我就和他們拚了罷……」她立刻抽出門背後的一根門門，像狂人般地飛跑了出去。

觀衆都做着一與味的叫囂，緊緊地跟在她的後面。等我走到陸家門口時，祇聽見裏面的哭嚷聲，喝罵聲，和着一片玻璃或磁器的碎裂聲，鬧得十分激烈。

第二天早晨，張媽來說，「那陸家的老太爺，昨晚因為受了驚嚇和氣憤，吐了幾盆子的血，死了！」

(完)

# 國際政治要籍

商務印書館出版

國際關係叢書

鍾建因譯 一册九角

原書係彙集英國政治家 James Bryce 游美時之講演稿八篇而成其主旨在消弭戕害和平的危機以謀國際友誼的增進繼見因通文章爾雅出版未久風行全世譯筆復能循切原意慎重出之

國際聯盟及其趨勢

吳品今著 二册三員

分通論分論兩篇通論述戰前國際形勢及國際聯盟成立之經過分論詳析國際聯盟之組織及附帶問題

華會見聞錄

賈士毅編 一册一元

賈先生於前年奉命赴美列席華盛頓會議充專門委員留居四月因就所見聞輯為是書共分十章自華會開幕至結局作有系統之記載關於限制軍備問題太平洋問題遠東問題敘述尤詳

對華門戶開放主義陶彙曾著 一册二角

此書係各國對華門戶開放主義之歷史的研究分章討論門戶開放主義之起源發達及其內容舉凡各國在華之利權競爭中外交涉之條約文件均有敘述

近時國際政治小史周鏗生著 一册二角

華盛頓會議

黃惟志著 一册一角

## 國際聯盟概況

鄭毓秀編譯 硬布面二八〇頁 定價二元

本書就國際聯盟會發行之書報編譯而成該項書報歐美日本皆以其本國文字譯述傳達惟我國尙付闕如編者以聯盟會中高梅君 (Mr. Comert) 之慈惠因將聯盟會中年來之成績撮要編譯以為國人研究國際問題者之參考全書分下列七編內國際法庭一編為該法庭法官王亮疇博士親自撰述尤見翔確編首所附精圖十餘幅亦頗有價值

- (一) 國際聯盟會之法規與組織
- (二) 國際聯盟會財政之管理
- (三) 國際法庭
- (四) 國際聯盟與裁減軍備
- (五) 聯盟對於奧國財政之改造
- (六) 國際聯盟與交通問題
- (七) 聯盟會之衛生組織



# 困 難 之 時

語云殷憂啓聖。是謂人在困難之時。更可激發其志氣。以趨前進之途。其視平時更爲有益。譬如儲蓄一端。愈當困難之時。愈不可少。故其志愈當堅定。其中關鍵。祇在擇儲蓄機關中。穩固可靠。而有確實之憑證者。則儲蓄之後。自然於人困難之境。大有裨益。本會保障儲款之準備金。已達一千七百八十餘萬。卽此一端。穩固可靠。已可概見。凡在今日而能深知儲蓄爲不可少者。請速來入會。此佈。

上海法租界多利亞路七號

## 萬 國 儲 蓄 會 啓

詳 章 函 索 卽 寄



## 三種感覺

張枕綠

當半個頭鑽出被窩來的時候。含糊不清的驚歎辭約略可聞了。「唷！什麼今天這樣的冷啊。」於是華絲葛帳門漸漸拉開。一個雪白的頭頸挨進帳門口。一頂羅宋帽飛到露在被窩外的禿頭上。於是一個頭完全鑽出被窩。卻是一個缺少血色的睡容可掬的二十許人的面龐。

停了好久好久。原來與他同睡的人在他迷糊不甚知覺中已經起身了。他纔有些覺察被窩的寬鬆。纔又漸漸清醒過來。纔把半個身子直了起來。牙齒互相傾軋的聲音。在絲棉襖連狐皮袍披上身時。還有些清楚。一盆通明的爐炭抬到床前。水煙燃掉六根紙吹。「唷。今天真的冷呢。」於是絲棉褲很累贅的套上。總算是雙足落了地。

熱水皮袋在手裏。雙足缺不得腳爐。自然屁股仍坐床沿上。雪白的頭頸又漸漸近過來。微紅的手指捧着一碗燕窩湯。很小心的遞過來。「少爺請用。」這句話他的確聽得。但他不答。每一口湯嚥下肚去。總帶着一聲不耐冷的噫氣。及至湯呷完。水煙筒又捧在手裏。「唷。這樣冷的湯。不到肚裏已要結冰了。」一個尙未梳粧雪白的頭頸在粧台前旋了轉來。很有威權般的叱道。「不識趣的秋菊啊。也不顧天時冷暖。燕窩湯總是這般的冷熱。」微笑忽然對着少血色的少年的臉。「停會兒還是呷一盃熱牛奶。」於是臉仍對鏡。旁邊一雙粗糙的手繼續整理梳通伊的散髮。

牛奶接在水煙之後。全個身驅站在地上。微曲的背上又壓了一層大衣的重量。大衣的呢面稍微有些不暖。他的手觸及了。呼聲又起。「好比一件雨衣了。還是冰衣。唷唷唷。」但是大衣不曾脫下來。其穿在身上感受可想。

皮帽換了。皮手套套了。他偷也似的揀出房門。雙肩頓時承了一個畏縮的頭退了進來。房門又關上了。「唷唷。這樣大的風。怎麼可以跑到外面去。今天行裏不去了。吩咐廚下煖一斤十年陳的酒。弄幾樣熱菜來。解一解冷氣。」喏喏之聲不絕於房門外。十一點鐘接着鳴報。他又指着窗外道。「你看太

陽也似怕冷。忽開忽陰。氣力全無。好像已有四五點鐘光景了。」

伊好像給誰驀地裏喚醒的一般。直坐起了來。揉一揉眼皮。略帶張皇之色。自言自語道。「噯呀。已經不早了。」夾褲已經穿就。雙足着地時。老棉襖的鈕扣也扣上了。伊搓幾搓一雙很響的手。微笑對那已坐在另一橫頭被窩裏的孩子說道。「今天又暖了許多。」

那個孩子雖只十一二歲。卻也有他的小氈帽和小圍裙。他下榻後。跑出七補八釘的板門。自往前河去。挽了大半木桶水。料理灶面。便下灶去燒火。他一壁告訴那個五十餘歲光景的婆子道。「真的。柳梢搖擺得妥停些。遠處嘯聲也有時停了。小橋前的冰祇結成薄薄的一層。」那婆子道。「剩餘的糶米不多了。趁這樣暖的天氣。如能儘今天春完。得到工錢。纔可應付那位收房租的李叔叔。」孩子含着驕傲的微笑道。「自然。不消到下晝。一定幹完事。」他又將一把稻柴伸進灶肚去。

「唷。祖母。背脊骨裏升起一股熱氣來了。」那孩子吃完了他第三碗粥的最末一口。放下箸來這樣說。他的祖母一壁收拾餐務。一壁哼了一哼鼻涕說道。「四肢五官都暖烘烘的。」

陽光在紙窗上端徐徐顯露出來。靠窗布機聲和梭聲由不規則而漸至規則。由疏而漸密。屋一隅的白聲也漸春漸響。筋骨連續不休地活動的結果。一屋子內充滿了人生吃飯根本的嘈雜不足聽的聲響。太陽也似趕熱鬧一般。把光漸漸照滿了一窗。更從窗縫裏鑽進幾道薄扁的光線來。有一道經過布機的紗線。紗線似絲一般的閃耀。終至於石白的裏半面。白裏糯米泛出銀光。

過了一會。又過了一會。春白的孩子驀把他脚下的工作停止。大聲喊道。「噯唷。好熱。」他便把圍裙解下。丟在一旁小木棧上。過了一會。又過了一會。孩子走下春木來。一壁脫他的氈帽和棉襖。一壁喊道。「真的要熱死了。」

他的祖母也略停一停手。側首對他微笑道。「今天你生活倒趕得快。」伊說時也把兜頭布解除了。

傍晚時候。當他們走出門時。管門人招呼他道。「李叔叔。你好福氣呀。長得這樣端整的一個孩子。」李叔叔便教那十歲的問兒前去稱一聲門房叔叔。大家笑樂了幾句。管門人最後說道。「還是趁早回去罷。李嬸嬸已等候多時了。今天天氣雖不十分冷。時候太晚了。也得提防孩子路上受涼呢。」李

叔叔道：「不錯。天氣總算轉暖了些。我們明天再會。」

問兒在回家的路上。肚裏忍耐不住。只索鼓勇問他父親道：「母親。剛纔在鄉下收房租時。開直了門。冷風一陣陣的吹進來。什麼你盛氣對那家說。」這樣暖的天。人家幾十個布換了錢了。只有你家昨天沒錢。今天還是沒錢。」我只覺得足趾冷得像被貓咬去呀。」

李叔叔道：「小孩子家。也這般怕冷。你沒聽見那家的孩子。比你大不到幾多。一壁春白。一壁還在拭汗咧。不是天暖。那裏來的汗。」

問兒道：「只我總不明白。我們從鄉間走到東家家裏。至多不滿一刻鐘。那邊屋子裏何等暖熱。什麼東家伯伯劈頭便對你說天氣冷。你也順着他說。」冷了許多。田野裏的風像刀一般刮面。」田野裏的風固然是冷的。東家伯伯躲在屋子裏還說冷。諒必別有用意了。」

李叔叔頓了一頓口。回道：「不是麼。東家伯伯的家中雖比鄉間暖得多。他也不曾出汗呀。也許他處在暖的地方慣了。習久而不覺得暖。」

問兒很起勁的接問下去道：「什麼你和門房叔叔所談的天氣……」

李叔叔不耐煩了。立刻禁止他道。「管你走你的路。你又要多問些怎麼。」

小詩

(饒榮春)

輕盈的細雨，

灑到窗前；

枯涸的心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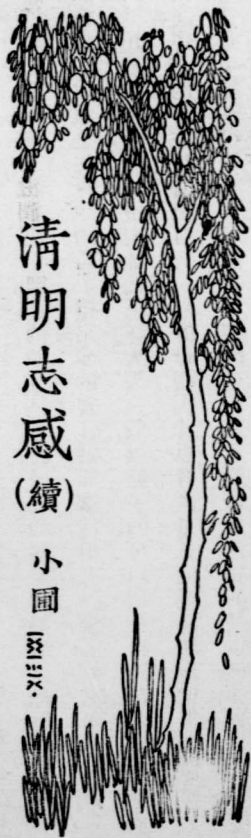
也沾着點滋潤了。

母親呵！

千里外遊子的淒涼，

這才是慰藉！

十六年二月廣州。



# 清明志感(續)

小圖

一五三六

惟獨對於我父母的墳墓，不但看見棺材，還能辨別棺材的新舊；不但看透棺蓋，還能看見真確的容貌。因為我見過父母的容貌，並且父母是我最親的人，所以我看得最真最確。

我父母的墳墓下邊，是三口棺材：在我十歲的時候，我母親就捨我而去了，所以她老人家的棺材最舊；其次是我的父親，他老人家，是在我二十八歲的時候去世的，所以他老人家的棺材，比較新一點；最新的，是我繼母的棺材，因為她老人家，是我三十一歲的時候去世的，距今不過十五年，所以她老人家的棺材最新。



我的母親，早就去世了，屈指算來，已經過了三十六年了，可是我看見母親慈愛的容貌，非常的真確，一點也不模糊。我見她老人家，臥在棺材裏，很安貼的，面上帶着微微的笑容。這種笑容，我永遠也不能忘。我記得當年，我伏在她老人家的懷裏，仰着頭，望着她老人家的臉，那時她老人家的臉上，就帶着這樣的的笑容。今天的笑容，和當年的笑容，毫無差別。我一想到此處，立刻覺着歲月，倒退了四十餘年，我竟像變成個尙待提攜，或是尙待懷抱的小孩子了。

母親多麼愛我呀！這種愛，是甜蜜的。這甜蜜的味道，不是一時的，是永久存在的，果真一靈不昧，雖至海枯石爛，也能回想這種味道的後味。我知道母親的愛，是用母親無量辛苦製造成的。母親爲製造這種愛，雖飽嘗辛苦，也是要製造的，並且是歡喜製造的；甚至當製造之時，絲毫不覺得辛苦。這種製造成的愛，就是從母親的心中，榨出來的蜜汁。這種蜜汁，但有一滴，滴到兒子的心靈裏，便能永久的受用，其味無窮；何況這蜜汁如汪洋大海一般，做兒子的，可以把全身浸在蜜汁海裏，就是浸在愛海裏，恣意的沐浴。世界上有無量數的母親，因此也有無量數的愛海。所以世界上做兒子的，無論貧富貴賤，平等不平等，全可以浸在母親的愛海裏，承受母親甜蜜的愛。這種愛，寶貴之至，雖聚全世

界大資本家的財產，也買不到一分一毫；可是做兒子的，不用分文，便可以任情的承受。世界上的母親，全很高興替她的愛兒，製造甜蜜的愛，照原則說，應當是程度相等的。但就我主觀的講起來，總覺我母親爲我製造的愛，是加一等的，是特別甜蜜的，是味道比較濃厚的；我總不相信旁人的母親所製造的愛，也能像我母親製造的那麼醇美，而且適口。我母親在當年，既爲我製造這麼醇美適口的愛，無怪乎她老人家，直到今天，還是用那種慈愛的笑容，對着我呀！

我的父親，也是極愛我的呀！也是像母親那樣的愛我呀！我覺着父親的愛，和母親的愛，是分別不出高下來的。他老人家在世之日，這樣的愛我，所以到了今天，我又看見他老人家愛我的神情了。我記得我父親去世之際，我哭着喊道：「愛兒子的父親哪！」他老人家，誠然是愛我呀！我嘗聽人說：「父親愛子，不能如母親愛子那樣的深摯。」這種說法，或者也是對的，但是我的父親，可不能一概而論。因爲父親愛我，和母親愛我，是一樣深摯的。我母親去世過早，母親去世以後，父親便以父親而兼母親，把父母兩方的愛，和在一起，同時向我靈魂裏灌溉，所以我承受父親的愛，格外的深摯，而且濃厚，又安能分別那是父親的愛，那是母親的愛呢？至於深摯與否，更無從分別了。又有人說：「父親

愛子，是與年遞減的，兒子漸漸的長大，父親的愛，便漸漸的減少。」這種說法，也許是事實，但是我父親愛我，正和這種說法，成個反比例。我覺得我的年齡日長，父親對我的愛也日深，直到他老人家病危之時，那愛子之心，幾乎充滿了宇宙。父親在世之日，是那樣的愛我，到了今日，當然是和在世之日一樣的；所以我看見他老人家，臥在棺材裏，現出和當年一樣的笑容；像是對於我很表示滿意；又像是說了許多我能心領神會的話，安慰我半生所受的艱難，所感的煩悶。

至於我的繼母，也是和一般繼母不同的。這繼母二字，幾乎成了吞嚥小孩子的代名詞。當我初見繼母之時，我纔十一歲，在那時候，我對於繼母，何嘗不按照通例，發生一種恐怖心；誰知她老人家，雖是繼母，卻不是吞嚥小孩子的。我在童年，深得她老人家的教誨。論起愛來，固然不如我母親那樣的甜蜜；然也有一種相當的愛。我對於繼母，也曾盡相當的孝道，以為愛的報酬。既沒有虐待的情形，也沒有迂逆的狀況，母子之間，平平和平的，過了二十餘年，不但我父親省了許多心，就是親友之間，也免了許多的物議。我幸爾沒陷於迂逆不孝的大罪，不能不感謝繼母的厚賜啊！從實際說起來，繼母與前生之子，本是陌路不相干的人，一旦聚合在一家，竟想強路人而親同母子，在事實上，如何辦

得到呢！嘗見繼母與前生之子，發生惡感，那全是彼此忘了實在情形，硬想做成真正的母子，於是另一方面苛求，一方面怨望，久而久之，遂釀成家庭的變故，這本是習見的事；但我的繼母，卻不是這樣的苛求，我對於繼母，也沒有什麼怨望，彼此全存着一種諒解的心，日久年長，感情自然日見深厚，雖不能如真正的母子，然比較路人的確大不相同。自從父親去世以後，繼母對我，期望愈深，因之待遇也愈厚。在繼母一方面，是勉盡母道；在我一方面，也勉盡子職；所以我的朋友，見我家庭的狀況，多不知我度的是繼母生活。最足遮蓋外人眼目的，是在我疾病之際，繼母必然弔膽懸心；在繼母去世之時，我也能盡哀盡禮；這全是二十年來，以心換心的結果。我今天看見繼母的慈顏，還是和當年一樣，似乎聽見她老人家說：『你不是健壯的身體！自己要格外的留神哪！』這語氣的確和她老人家在世之時一樣。

我在父母的墓前，立了多時，然後轉過一排楊樹的後面，到小姐的後樓去了。什麼叫做小姐的後樓？這是必須加以說明的！祇因這新塋地，是我祖父和我父親兩代經營的，規模雖不甚大，卻是小而致的前面有四棵槐樹，排列門前，四圍有柳牆，牆裏有松樹，更有一排楊樹，分隔前後，儼然成一

座小小的住宅，並且分成前院後院。我女兒的墳墓，就是在楊樹的後邊，我所以說，那裏是小姐的後樓。唉！纍纍黃土，蕭蕭白楊，真是悽慘哪！

我一見女兒的墳墓，我的眼淚，不由自己，便流出來了。我先俯下身去，用火柴把紙錢焚化，然後取出手巾來，拭去眼淚，向地下一看，哦！我的目力，更強了，我不但看見我女兒的容貌，連她心中的思想，我也看得很清。她在世的時候，每次對我說話，必先露出笑容，雖當她病危之際，還是勉強露出笑容，然後纔向我說話。所以那時候的醫生，全都說她是純孝出於天性，決非由矯揉造作而來。她到了今天，距離去世之日，已兩年零二十日了，她的容貌，還是和在世之時相同；她的思想，也和在世之時一樣。她臥在地下，望着我對她焚錢，望着我對她落淚，她將對我說些什麼言語，表示她內部的思想呢？她說悶處墓中，思念父母麼？她說九原幽寂，不勝淒涼嗎？她說自恨命短，不能常侍膝下嗎？她說自悲福薄，不能久享繁華嗎……她知道這些話，足以惹起我的傷心，她是絕不肯說的。那麼，她說些什麼呢？她什麼也不說，她祇是對着我憨笑，使我知道她不苦孤寂，使我知道她不悲命短，使我知道她居處甚樂，使我知道她境遇平和。她既想節制我的悲傷，可又不斷絕我的思念；既不斷絕我的思念，

可又不使我因思念而引起悲傷。她面上的神情，彷彿使我看得很清，彷彿和她在世時一樣。她在世之時，一言一動，全能安慰我的心靈，我雖在極煩悶之時，祇要得到她的安慰，則不易排除的煩悶，也能化爲烏有。她到了現在，依舊有這樣感動力；所以一看見她面上的神情，不但能醫治我心中的傷痕，且能維持將來的餘望。這不是因爲她用有聲音的言語，來婉勸我；也不是因爲她用有形質的態度，來感動我；卻是由我自己的心境體會而得的。雖是心境體會，可不是空中樓閣的幻想，所以我體會得絲毫沒有錯誤。因爲心境感通，是奇妙的，是不可思議的，是不受空間時間限制的。我的心境，和她的心境，不是一個心境，分而爲二；也不是兩個心境，合而爲一；她的心境，就是我的心境，我的心境，也就是她的心境；此中的消息，絕不因一死一生，發生絲毫的隔闕。所以她的神情和思想，雖不必實在表現出來，我已經由體會而得，比較用耳朵聽見，用眼睛看見，還要清楚確實，而沒有遺漏和錯誤。其境甚秘，其機甚微，非口舌所能形容，非筆墨所能描寫，所以不能求旁人以必信；惟有與我處境相同的人，他一定能信我的話，決不笑我的瘋癲。不過世界上與我處境相同的人，雖然很多，可是肯在這心境上，觀照一番的，卻又很少了。

我思念我仁慈的父親，我更思念我純孝的女兒，這兩種思念，全是真實的，不是絲毫可以假借的。我對於父母的思念，和對於女兒的思念，一樣的深切，一樣的永久不忘，這是我能自信的。但是這兩種思念，若就程度講起來，就沒有一點區別嗎？我不敢扯謊，我說是有區別的。我若說是沒有區別，那便是昧着良心，想竊取孝親的美名了。我不願意這樣的欺人，更不願意這樣的欺心，我是要據實說的：我對於我女兒，也能像我父母對我那樣的仁慈；我對於父母，卻不能像我女兒對我那樣的純孝；所以我在此時，既思念父母，又思念女兒，可是這兩種思念，是有區別的，是程度不同的。對於女兒的思念，比起對於父母的思念，究竟是較切的呀！大約世界上的人，對於兒女，比較對於父母，是天然加厚的，或者也不是我一個人如此罷。俗語說：『養兒方知父母恩，』我到了此時，更明白此語的真實了。

我在女兒的墓前，癡想了多時，又穿過楊樹，來到父母墳墓的近旁，心中想道：『幸爾我沒早死，倘若我死在父母去世以前，我的父母，一定來到我的墓前，也像我來到我女兒的墓前一樣。我的父母，應當怎樣的悲傷啊！一定比我對於我女兒的悲傷，還要加甚。我沒死在父母之前，實在萬幸；要不

然，不但不能在父母的墓前，焚錢化紙，父母反倒到我的墓前，焚錢化紙來了，那是何等痛心的事！我以爲祇可使兒女到父母的墓前，焚錢化紙，斷乎不可使父母到兒女墓前，焚錢化紙，因爲兩種滋味，是不同的。這兩種滋味，我親口嘗過，所以敢下這樣的斷語。

我在父母墓前，焚錢化紙，將來我死了以後，我的兒子，也到我的墓前，焚錢化紙來麼？這個問題，祇能解決一半：我將必死，這是可以決定的；至於我的兒子，是否來焚錢化紙，便是不能決定的了。

我望着父母墳墓近旁的一方土地，想道：「這便是我將來葬身之地了。我死了以後，也是臥在棺中，與人世永遠隔絕，哦呀！那纔寂寞呢！世界上有什麼新發明，也不得而知了，有什麼新著作，也不得寓目了，唉！太寂寞了！哼！也許是靈魂不死罷。他如果不死，大約埋葬在塋地，也同在家一樣。同許多時代不同的先人，住在一起，閒暇無事的時候，各自述說各時代的狀況，卻也是很有趣的事。不但可以與父母同居，看不見的女兒，也可以看見了，這够多麼好！雖然未死的妻孥，要一時分離，但她們終歸也是必死的，她們死了以後，依舊可以和她們團聚，這豈不是很好的麼？唉！安能如此呢！縱使靈魂不死，也不見得永遠在墳墓中團聚罷。據佛家說，人死以後，是要經輪迴的，是要轉生的。果真是這樣，我在死了以後，未轉生以前，便淒淒涼涼的，臥在幽悶的墓中，一動也不動，祇聽見白楊樹颯颯的悲風，和天空中肅白的冷月，那可怎麼忍耐呢？吓！那裏來得這些夢想呢？死而無知，更無所謂什麼靈



魂，在科學上，已有定論，還想什麼家人團聚，還想什麼輪迴轉生，豈不可笑？這樣說起來，人死以後，當真是萬事皆休了；就是現在未死，還有什麼滋味呢？！可厭惡的人生啊！悔弄人的人生啊！慘酷的人生啊！既然如此，我今天又何必如此感歎，如此悲傷呢？豈不是多事嗎？

我愈思索，愈幽遠，我此刻已經昏沉了，我不知身在何處了，簡直的不知有我了。正在這個當兒，由西開來一列往通縣去的火車，汽笛突然鳴了一聲，我不由得一驚，彷彿是酣睡初醒。

奇怪呀！我經過清明，已經數十次了，我於清明出城拜墓，亦非止一年了；何以往日不知感歎，不知悲傷，惟獨今天，竟如此感歎，如此悲傷呢？豈但感歎悲傷，竟至想入非非，失了常度了。我知道倘若這樣的下去，一定能使我瘋癲，這是因何而起呢？

我仔細的一想，纔明白我忽然失了常度的緣故。原來我在已過的清明，每次出城拜墓，同行的，至少也有幾個人；今年卻祇有我一個人，所以發生這種異常的情狀。由是我便推定，人類是不能遠離人羣的，在人羣之中，纔尋得着優美的人生。

我醒悟了，我於是騎上小驢，循着來時道路，向城裏飛奔；爲的逃回人羣之中，尋覓那優美的人生去。



# 金先生的賜與

吳克勤女士

是我十三歲的那年的新年。

徐伯父和伯母同着他們的女兒蘊姊來拜年；不知怎地，母親和他們談了半天，便決定請徐伯父陪着我，去考本城最著名的日小學校了。——蘊姊在肄業的日小校。

母親常說：舅父帶了我到上海去讀書，半年穿破了十二雙鞋子，這便是祇在跑跳，不在用心讀書的證據。又說：蘊姊祇比我大三歲，却和我大兩樣，又懂事，又用功，很像大人模樣，這一定是日校的先生教法好的緣故。

自然，母親的毅然決然地叫我換學校，並不是專為希望我少穿破幾雙鞋子；實在的，我是母親唯一的愛兒，難道她竟不肯

爲我多做幾雙鞋子嗎？她那慈祥而飽受傷痕的心中，滿想那日

校的諸位賢良教師們，立刻教導我成一個又懂事，又用功，如蘊姊模樣的小女兒。這樣，她那黑暗的前途，纔能因我而得到一點光明，她那被憂患籠罩着的愁容，纔有呈現微笑的希望，我可憐的母親，差不多以整個的生命，寄託在她頑強的小女兒身上了！

母親是如何的誠懇而熱烈的信仰日校的賢良教師們呀！否則，她何必要反對舅父的主張，不許我再到上海去讀書，要請徐伯父陪我去考日校呢？而且要立刻就去呢？

入校考試後十四天，母親便爲我整理被鋪衣箱，以及一切零星的物件，預備我住宿到日校去。母親說：我在上海不用功，因

爲寄住在舅父家走讀的緣故；所以非叫我住在學校不可以，免分心。——雖然我家離日校，還不到半里路。

第二天的下午，母親去請了徐伯父來，託他陪我進校去。臨走的時候，母親又和他談了許久，無非是託他轉懇日校的先生們，對於我的功課，要特別注意教導的一類話。

我上課的教室外，懸着一塊黑地白字的「高小一年級」的木牌，一切都和上海那個學校差不多，祇是在我們年齡相若的三十幾個同學中，有兩個梳頭着裙的，態度莊嚴的女人，比我們差不多要大十歲的女人，坐在我們最後一排。最初我以爲她倆是先生，有意混在我們中間，督率我們的，見了她倆，總有些凜然，後來纔知道是和我們一樣的學生，不過年齡大些罷了。

自然，我們這兩位莊嚴的學長，毓英姊和月娥姊，便是我們高小一年級的級長，而且是級任金先生所最信任的；她倆有代金先生訓誨我們，督責我們的權柄。全級的同學們見了她倆，也都有些凜然，何況我是曾錯認她倆做先生過的呢？

金先生的功課，每天總有三四小時，除出手工、圖畫、音樂、體

操之外，其餘的課，都是他教授我們的，而且，休息時間，他也常常站在我們中間，因此，他和我們見面的機會，便比別位先生格外要多上幾倍了。

後來，我們從嗅覺上得了一種經驗，若是遠遠地從空氣中傳到一陣似玫瑰，非玫瑰，似檀香，非檀香的，含有甜味的，濃烈的香氣，便能決定那位頭髮梳得光光的，數厚了濃霜的臉上，戴着大眼鏡的金先生的皮鞋聲，一定窸窣然在響了。

我們這位雖然年青而漂亮的金先生，對於我們這班小女孩子是多們莊重而威嚴啊！我祇要嗅到香氣，聽到履聲，便會回到金先生給我的一雙白眼而肅然起敬了。

這是進校後第三天，犯的不敬的大罪：

我覺得教員講書，沒一個不站在學生的前面，黑板和講台之間，面向着學生講解的；坐在講台邊椅子上講的，雖然也有，總沒見過像金先生這樣站在學生們後面，斜倚在柱子上講解的教員，不覺少見多怪地發問了：

「金先生，你爲甚麼是倚在後面的柱子上講書？」

「是的，柱子上醜極了；金先生，不要擋在新袍子上！」比我小一歲的張慧貞，大約是替金先生可惜那件淡灰色的新綢袍，也大聲地叫了起來。

「周文炳……張慧貞……」

我和慧貞並坐在第一排，聽見金先生含有怒意的，沉着地呼喝，不期然同時回轉頭去，祇見金先生一雙大白眼，從大眼鏡的玻璃中，直瞪着我倆。坐在後排柱子邊的兩位大學長，却都垂下了頭，祇能看見她們緋紅的耳邊。其餘的同學，有的在掩着口微笑，有的在驚視着我倆。

教室中空氣改變得緊張了，我纔知道出言不檢，已冒犯了師長。但是，悔之已晚！

從此，金先生見了我和慧貞，便常常送給我們一雙大白眼了。毓英姊和月娥姊兩位大學長，不知怎地，也常常要責罵我們了。我們雖然戰戰兢兢地留意着，可是一向頑皮慣了的快嘴，仍不免在無意中闖下禍來！

一陣含有甜味的，濃烈的香氣吹來，窸窣然的皮鞋聲，也同

小說世界 金先生的賜與

時送到了；金先生推進門來，跨上講台，照例行了一鞠躬之後，剛拿起筆來想點名，後面的同學們——我們知禮的毓英姊和月娥姊當然不在其內——都噙噙的笑起來了。金先生將講台一拍，大聲地說道：

「豈有此理，我臉上有花嗎？……有甚可笑！」

同學們的笑聲，益發響亮了，善笑的慧貞，尤其笑得喘不過氣來。

我本來不曾留心金先生的臉上有沒有花，被他一嚇，反不自知地，也仰起頭來，去瞧他的臉。

「哦，金先生，你臉上一塊白，一塊黑；哦，粉擦花了……」快嘴的我，見了金先生的柿餅式的花臉，又忘懷一切地叫了起來，而且也跟着同學們大笑了。

這次更使我們的金先生惱怒了。但是，給我們一雙白眼之外，並沒有厲聲喝罵，也不再拍講台。毓英姊便在襪衣袋裏拿出一面小手鏡，送到金先生面前；他照着胡亂地揩去了些粉，便不再講書，默默地退了出去。——總算是退了課了。

半小時之後，校役奉着校長的命令，來呼喚我了。

我一步挨一步地向校長室走着，心房如鑼鼓般震動着，身體和患了瘧病一般，一陣燒，一陣冷，腳手纏綿綿地無力，顫抖！唉，我們的仁慈的校長，平時不輕易召見學生的，除出各級級長外，此外的學生，被召進校長室去，非訓罵，不會有第二件事，誰不謂校長室有法場那般可怕呢？何況我是剛看過白眼，懷着鬼胎的小學生呢！

果然我進校長室之後，氣壓便更加沉重，我瘦小的身軀，似乎被擠得更加瘦小了。

但是，我們的仁慈的校長，實在是一位慈善的祖父，他並沒疾言厲色的對我，也沒給我一雙和金先生一樣的白眼。

「你是高一的周文炳嗎？」校長見我推進門去這樣問。蒼蒼的花白鬍鬚的嘴上，露出慈祥的笑容。

校長的笑容，雖然是慈祥的，可是，我總覺分外地可怕，四肢也分外地震慄，一時竟說不出話來，祇將頭輕輕地點了一下。

「下半年你可還要來讀書嗎？」校長突然地問。

「要的。」我顫聲地答。

「金先生來說了幾次了，總說高一要算你的品行最壞了，照這樣子，實在不能再留你在校了。」——唉，還有一個張慧貞！校長的，長的花白鬍鬚中的笑容，忽然收斂了。

我聽了校長的訓話，知道我不久便要被斥退了，頓時想起了母親，想起了母親的希望，小小的心窩，似乎被霹靂震碎了一般，熱淚也同時滾滾而來。我不是十分愚笨的孩子，我知道受金先生的白眼，便是品行壞的證據，品行壞的學生，是應該被斥退的，還有甚麼話可說呢？而且，我還是十三歲的小女孩，又不是學過法律的大律師，有甚麼為自己辯護的能力！

「喂，周文炳，你知道改過嗎？」靜默了許久，校長又親切的問。

「先生，我以後不敢……」我嗚咽着說。

「聰明的孩子，以後好好地用功；要是再不改過，下次可不能再恕你了——去，念書去！」

我如被杖之囚，離開法場，雖然明知已脫離危險，心裏總還

有些惱惱然。

自此以後，我如受了耶穌教的洗禮一般，起身、吃飯、睡覺之前，都要默默地念着，如祈禱一般地念着：

「記着：不要冒犯金先生……千萬不要亂講話，能不講話最好……斥退了回去，母親要不知怎樣地爲我傷心流淚呢……」

但是，無效，金先生的白眼，比以前反見得更多了，而且毓英姊和月娥姊也學着金先生對我眨白眼了。這還有甚麼方法可想呢？——她倆並不責罵我了；現在我確實不講話，也不聞禍，終日坐在教室中像木人似的，自然，對於木人還須責罵甚麼？

暑假前一天，第一堂便是金先生的數學課，在陸壽萱從金先生處拿回的算草簿中，發見了一個粉紅散花西式信封，她便吃驚地自語道：

「這是誰的信呀？」

她拿着仔細瞧了一下，又朗聲地念道：

「石毓英郁月娥二位妹妹收展，金清甫……」

小說 世界 金先生的賜與

她還沒念完，金先生便漲紅了臉，向毓英姊丟了個眼色，急忙回轉頭去，在黑板上寫算題了。不知怎地，我們的莊嚴而有學問的毓英姊的臉上，也就起了一層紅暈，怒冲冲地走到壽萱處，一聲不響地從壽萱的手中，奪取了粉紅色的散花信封，也不回到自己的座位，逕自走出教室，向寢室的路上走去了。

同學們大約都在和我一樣地裝着木人吧？看了這套奇異的把戲，沒有一人敢多一句嘴，雖然三四十對小眼睛，都不住地轉動，互視，在發出好奇的神色。

下課鈴響了，金先生和平常一樣地退了課，祇是這次的皮鞋聲，似乎沒有和平常一樣地，鏗鏘然有勁兒。真是難懂！

我自從裝着木人不說話以後，種種疑問，填滿了心胸。

「噢，月娥姊呢？」一個同學說。

「甚麼時候走出去的？」一個說。

「毓英姊走後，她便悄然沒聲地跟出去了。」一個座位和月娥姊相近的說。

「她們爲甚都走出去了？」

「誰給她倆的信？」

「金清甫，不就是金先生？我聽見張先生常叫金先生清甫兄的。」

「金先生給她倆寫信作甚？不是天天見面嗎？」

金先生的似檀香，非檀香，似玫瑰，非玫瑰的，含有甜味的，濃烈的香氣遠了，淡了，癡癡然的皮鞋聲聽不見了，大家纔把積在心中的疑問發表出來。可是，除出毓英姊和月娥姊，都是十二歲至十四歲的小女孩，知識未充足的小女孩，誰有能力找出答案呢？

春假期的第一天早晨，大約是金先生發了雅興，要到X山去賞玩春色，命我們高一開一次遠足會。這在日校實在是創舉，便是比我們大的高小三年級，蕙姊這級同學們，也沒開過遠足會。

我們在家裏，我們的母親們，決不會讓我們走到X山中去的。今天能使我們見到偉大的山巒，蔥翠的草木，嫩綠的垂柳，豔紅的桃花，聽到鏗鏘的流泉，啾啾的鳥聲，投身在大自然的懷抱

中，金先生的恩惠，真匪淺鮮！

陽光漸漸地移向山後，我們的身體，也漸漸感覺疲倦了。晚風震得樹葉呼呼價響，山鳴谷應，使我們聯想到老虎吃人的故事，大家不期然地同聲喊道：

「金先生，金先生！我們回去吧！」

可是，金先生呢？連毓英姊和月娥姊也不見了！回答我們的，祇有那空谷的回音：

「金先生，金先生！我們回去吧！」

暮色層層加重，呼呼的風聲，益發可怕了，我們的金先生和兩位大學長還不見來！

「金先生他們怕先回去了？」

「不，他們回去，總回來招呼我們的。」

「老虎怕真會來吃人呢？金先生和毓英姊月娥姊，不要是聽見老虎聲而逃走的？」

「或許金先生他們已被老虎吃了呢？」

「怎樣回去呢？天黑了，更加認不出路，怎樣回去呢？」

「怎樣回去呢！」

「媽媽……」

「金先生……毓英姊……月娥姊……」

天晚得真快，幾乎數不清自己的手指了。我們三十多個小伴侶，互相緊緊地擁抱着，猜測着，縮成一大團。終於一齊放聲大哭了。

忽然，樹林中發見了一點閃閃的燈光，漸漸地移向山上來了。好了，我們的救命王菩薩來了！

「你們不要哭了呀，似乎我家的老管家宣大爺在叫我呢，大家靜靜地聽呀！」我聽到宣大爺的口音，望着眼淚大聲地說。

「文官！文官……」大家停止了哭聲，宣大爺喊我的聲音，益發真切而接近了。

「宣大爺，快來呀，我在這裏！」我大聲地喊。

「快來，快來……」同學們也都喊了起來。

「不要怕，我來了！」宣大爺遠遠地回答着。

救星到了，我們三十多個恐怖的心，都平靜下去，老虎吃人

小說 世界 金先生的賜與

的故事，也早已忘懷了。

「文官，你的媽急煞了，叫我到校裏去問了幾次，都回說跟着金先生到山上去還沒轉來，不是我尋到山上来，今晚怕還不見你回去呢！——學校裏放了假，不好好回家去陪伴你媽，跟着金先生跑到深山裏來作甚？」宣大爺攔着燈籠上了山，仗着老管家的牌子，竟當着同學們的面，依老買老地教訓我起來。

「金先生叫我們來開遠足會的，又不是我自己要來。」我羞憤地說。

「那末，你們的先生呢？」宣大爺氣焰平靜了。

「先生不見了，毓英姊和月娥姊也都不見了。」同學們都幫着我回答。

「哼，這種先生——好，我們回去吧，你媽已急得哭了半天了！」宣大爺自言自語地說着，抱起我就走。

同學們借着宣大爺的燈光，跟着我們走下山來，在中途上也都遇着了家裏派來尋找的人，被埋怨着各自回去了。

我回到家中，母親正坐在燈下哭泣，我投入母親懷中，也嗚



咽起來了。

宣大爺還是站在旁邊，嘮叨不休。張媽催促道：

「好了，文官已經回來了，少奶奶不要傷心了，吃飯去吧！

——已經十點鐘了。」

「這個先生叫甚麼名字？」母親憤憤地問。

「同學們說他叫甚麼金清甫，有人說他住在狀元橋下。」

母親還沒回答，宣大爺便搶着說：

「我道是甚麼先生，原來就是那個拐騙隔壁朱家的婢女到上海去賣的流氓！——我和他理論去，世上有這種先生嗎？」

「算了吧，橫豈我已不想叫我的女兒再進甚麼學校了！唉，

學校教師，我的心血用盡了……」母親的眼淚，如泉一般湧出，

真珠一般滾在我的面上，和我的眼淚混成一片。

明日，我的被鋪、衣箱、書籍，以及一切零星物件，便由宣大爺

去向日校取了回來。

自此以後，我再沒有學校好進了，便一直游蕩在家中——

還是金先生的賜與！

小詩

(一)

小孩子！

你歡喜雄雞嗎？

他把你從母親慈愛的懷裏喚起來，

去聽小鳥兒的歌唱。

(二)

曉霧把山林深深地掩護着，

朝陽却微笑着把他揭開了；

曉霧又變成了輕烟，

慢慢地消散在太空裏。

# 中國外交史

政法  
叢書

會友彙編

洋裝一巨冊  
定價一元八角

此書就中國對外關係爲有統系之記載其目的在幫助國人了解列強在中國所持之政策及此等政策之應用實爲注意目前中國外交問題及欲知其背景者必讀之書全書共分三卷（一）中國與歐美各國之關係（二）中日交涉史（三）中國與列強編首冠以中外國際大事年表極便參考書中載有公文條約甚多且有許多與中國外交史極有關係而爲平時所不易見到者

商務印書館發行



香皂果有改變皮膚的能力麼？  
 凡是香皂都應有改變皮膚的能力  
 但是除這種棕欖香皂以外恐怕未  
 必真有此種能力了  
 棕欖香皂自古到今有數千年傳  
 下來的功效和信用世界上已  
 經沒有人不知道了他清潔皮  
 膚的力量不論那一種都不能  
 及他既有  
 這樣大的  
 清潔力那自然能漸漸改  
 變皮膚黑者白粗者嫩了

注意  
 現在市上所售的棕欖香皂香料已經加  
 重再或以美麗的紙盒格外來得佳妙了

各處大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  
 十二號棕欖公司啟





# 文壇祕錄之祕錄

編者

編者近日徵求文壇祕錄。應徵之稿。日必數起。然真能稱爲祕錄者。殊不多也。惟徐君心吾。自浙江硤石鎮。寄一稿來。題曰農家女俞小霞。其文略曰。小霞。爲皖南農家女。性聰穎。聞村塾童子讀千家詩。入耳若有所悟。復聽。便能誦。一日。晨起採桑。得萬籟無聲蠶正眠句。因自喜。反覆吟誦不置。復買通行之唐詩三百首。乞鄰兒教之讀。於是遂能詩。云云。其末註云。見然脂餘韻。余讀畢。不禁歎爲奇事。蓋俞小霞何嘗有此人。乃十五年前余作小說時所杜撰者也。然脂餘韻。爲友人王西神編。西神誤以爲真有其人。徐君又據西神之言。而轉錄之。使非遇原杜撰者。又復轉載。轉輾相傳。人皆信以爲真。雖有出而辨之者。將反指爲妄矣。由此觀之。微之會真之詩。幽棲柳梢之句。是非真假。正未易言。後人勞心焦思。苦爲考證。真多事耳。

已故詞人龐柏子手寫詩稿

秋懷寄胡寄塵<sup>四</sup>和來作原均

龐子

晚色寒堪畫秋懷澹欲忘  
暗潮生浩白敗脚帶雲黃  
逸世何妨病能詩可療  
狂還來作童丸又為酒杯忙

片志大作甚佩服教知一首不足當  
一嘆也貴報已收到不誤

寄塵先生

柏奏言



## 春山秋山

(日本著名童話)

(查士元譯)

按此篇與「雄鹿占夢」同自楠山正雄之日本童話寶玉集譯出。

但馬國地方。大家供奉的有個叫做石大神。他有一位很美麗的女兒。名叫石少女。各處之神。都爭欲娶這位少女。只是少女不願輕易出嫁。誰都不中意。

諸神之中。有秋山地方的下冰男。與春山地方的霞男。他們是兩兄弟。一天。哥哥下冰男對弟弟霞男說道。我雖想娶這位少女。並且已經用過好幾番心思。只是我說的話。始終也沒有進得那少女的耳。你想怎樣。有法子娶進他嗎。

弟弟笑着說道。若是我不用說。能够娶進這位少女來給你看。

那末。我和你比比。看誰先能娶得此少女。如果我輸了。我脫下這衣服來給你。再給你和桌子一樣大的一瓶酒。到海山那邊去。邀幾個陪客。請你大吃一回。

霞男聽了。更覺有趣起來。說道。果然很好。反之。萬一我輸了。我也請你吃一回罷。

這樣他們約定了便分頭而去。

弟弟回到自己家裏。哥哥便去告訴母親。說我們兄弟兩人。賭了輸贏。母親說道。好好。我巴望你贏了罷。

這天晚上。母親爲他們二人。收了許多藤。編織成衣裳袴子靴子襪。再把藤蔓來做了弓和矢。

弟弟便很高興的受了母親給他的衣裳等。和藤蔓的弓和矢。過野地。越峻嶺。急急至少女之家。及至門前。他衣裳上襪上以及弓和矢上。一時藤花齊放。其美麗宛如圖畫。這春山霞男。便把開花之弓矢。掛在少女家的門前。

少女出來的時候。見了這弓矢。不覺奇怪起來。因這弓矢倒很美麗潔淨。一手取了下來。走了出去。這時候那弟弟恭恭敬敬的跟在後面。低聲柔和的說道。姑娘呀。你嫁了我好嗎。

少女吃了一驚。回頭看時。見一滿飾盛開之紫色藤花。十分美麗的一個男神。他正裝出高貴的樣子立着。少女看他的氣概不凡。立即答應了他的要求。他們便結了婚。不多時。竟生下了一個小孩。

後來春山霞男去對哥哥秋山下冰男說道。我已經照你說的。都做成了。出石少女也娶來。孩子也生了。所以請你如約把你的衣裳給我。再請我吃酒罷。但是哥哥總以為弟弟不過繳倖成功。含着妒忌的樣子道。那樣的誓約早已忘記了。於是衣裳也不給。酒也不請。

弟弟十分懊惱。便到母親女神那邊去告訴。母親便對哥哥說道。你為什麼說了謊。我們做神的規矩。豈可以也學人間那般的說了話不算數的嗎。這樣的把哥哥秋山下冰男責斥了一番。

哥哥還是不肯踐約。於是母親女神把河裏種着的青竹割來。做了一個籠。再把河裏的石頭灑了鹽。用竹葉來包好放進去。再把這籠去灶頭上一放。念咒道。像秋山下冰男那樣的說話不認真的。給他像這竹葉一樣的萎謝了。鹽一樣的曬乾了。再像石頭一樣的沈了罷。




秋山下冰男盡知所咒。八年之間。乾枯。萎謝。疲乏。種種災難都受了。那個時候。想着母親。想着弟弟。不禁流淚。

(完)

## 海拉白蘑

(于昶廣自吉林寄)

東路海拉爾車站。僻處塞北。密邇外蒙。人煙稀少。景物荒涼。氣候凜冽。五穀不生。然夏秋之交。風雨調和。水草豐美。綠野平疇。一望無際。故蒙人多攜氈帳。趕牲畜。來此操其游牧之生活也。顧此茫茫之平原中。有異產曰白蘑者。肴饌中之珍品也。色白肉厚。味醇香濃。以所產不多。故售價頗昂。大約當地收買。每斤需國幣四圓至七八元不等。最佳者爲包頭釘。次爲虎頭釘。又次爲大片。均稱上品。此外東省復產花臉蘑。釘子蘑。黃蘑等。各地均有之。不僅海拉爾也。然不及海拉白蘑遠甚矣。



小說枝談  
(續)

諸暨蔣瑞藻孟潔

南西廂

崔鶯鶯舊詞。但云漢卿而不及實甫。故知其詞甚古也。

山坡羊 崔鶯鶯怨天恨阿 呀地。衆賓明請坐下。聽奴家訴一番的情緒。嗒父親也會在當朝爲相國。也會在翰林內爲學士。昔日有一個關漢卿。他來應舉。只因他才疎學淺。嗒父親不會把他名題。誰想那奸賊將沒作有。把奴家編成了一本什麼西廂記。幾曾有寄棺槨在普救寺裏。幾曾有孫飛虎與兵來掠娶。幾曾有白馬將軍把半萬賊兵剪除。幾曾有老夫人使紅娘請君瑞來結爲兄妹。幾曾在太湖石畔去聽琴。幾曾與他暗裏偷情寄柬書。幾曾有送張生在十里長亭而來也。幾曾爲他鬆了金釧。

滅了玉肌。聽知阿呀。就是我這里害了相思病。阿呀天。他那裏曉得。聽知阿呀。枉口白舌。自有天知。掛真兒。一家兒埋怨着這一本西廂記。恨只恨關漢卿狠心的賊。將沒作有編成戲。張生乃是讀書客。紅娘怎敢亂傳書。奴是崔相國家鶯鶯。也怎敢辱沒了先君的體。(太古傳宗附絃索調時劇新譜上九之十三、納書楹曲譜補遺四之一二)

右錄悉依太古傳宗附譜。阿納書楹曲譜作哎。後同。掛真兒。真作枝。支思齊微魚模混用。幽閨琵琶荆釵諸傳皆如此。中原音韻國賊歸齊微韻。國入作上聲。賊入作平聲。以用韻論。與前錄滿庭芳小桃紅殆爲一時之作也。(菴猗室曲話)

詞曲中音律之壞。壞於南西廂。凡有作者。當以之爲戒。不當取之爲法。非止音律。文藝亦然。請詳言之。填詞除雜劇不論。止論全本。其文字之佳。音律之妙。未有過於北西廂者。自南本一出。遂變極佳者爲極不佳。極妙者爲極不妙。推其初意。亦有可原。不過因北本爲詞曲之豪。人人贊羨。但可被之管弦。即便奏諸場上。但宜於弋陽四平等俗優。不便強施於崑調。以係北曲而非南曲也。茲請先言其故。北曲一折止隸一人。雖有數人在場。其曲止出一口。從無互歌迭詠之事。弋陽四平等腔。字多音少。一洩而

盡。又有一人啓口。數人接腔者。名爲一人。實出衆口。故演北西廂甚易。崑調悠長。一字可抵數字。每唱一曲。又必一人始之。一人終之。無可助一臂者。以長江大河之全曲。而專責一人。卽有銅喉鐵齒。其能勝此重任乎。北本雖佳。吳音不能奏也。作南西廂者。意在補此缺陷。遂割裂其詞。增添其白。易北爲南。撰成此劇。亦可謂善用古人喜傳佳事者矣。然自予論之。此人之於作者。可謂功之首。而罪之魁矣。所謂功之首者。非得此人。則俗優競演。雅調無聞。作者苦心。雖傳實沒。所謂罪之魁者。千金狐腋。剪作鴻毛。一片精金。點成頑鐵。若是者何。以其有用古之心。而無其具也。今之觀演此劇者。但知關目動人。詞曲悅耳。亦曾細嘗其味。深釋其詞乎。使讀書嗜古之人。取西廂南本一閱。句櫛字比。未有不廢卷掩鼻。而怪穢氣薰人者也。若曰詞曲情文不浹。以其就北本增刪。割彼湊此。自難貼合。雖有才力。無所施也。然則賓白之文。皆由己作。並未依傍元本。何以有才不用。有力不施。而爲俗口鄙惡之談。以穢聽者之耳乎。且曲文之中。儘有不就元本增刪。或自填一折。以補原本之缺略。自撰一曲。以作諸曲之過文者。此則束縛無人。操縱由我。何以有才不用。有力不施。亦作勉強支吾之句。以混觀者之目乎。使王實父復生。看演此劇。非狂叫怒罵。索改本而付之祝融。卽痛哭流涕。對原本而悲其不幸矣。嘻。續西廂者之

才。去作西廂者。止爭一間。觀者羣加非議。謂驚夢以後諸曲。有如狗尾續貂。以彼之才。較之作南西廂者。豈特奴婢之於郎主。真帝王之視乞丐。乃今之觀者。彼施責備。而此獨包容。已不可解。且令家尸戶祝。居然配饗琵琶。非特實父呼冤。且使則誠號屈矣。予平生最惡弋陽四平等劇。見則趨而避之。但聞其搬衍西廂。則樂觀恐後。何也。以其腔調雖惡。而曲文未改。仍是完全不破之西廂。非改頭換面折手跛足之西廂也。南本則豐瞽暗啞。馱背折腰諸惡狀。無一不備於身矣。此但責其文詞。未究音律。從來詞曲之旨。首嚴宮調。次及聲音。次及字格。九宮十三調。南曲之門戶也。小齣可以不拘。其成套大曲。則分門別戶。各有依歸。非但彼此不可通融。次第亦難紊亂。此劇只因改北成南。遂變盡詞場格局。或因前曲與前曲字句相同。後曲與後曲體段不合。遂向別宮別調。隨取一曲以聯絡之。此宮調之不能盡合也。或彼曲與此曲牌名巧湊。其中但有一二句字數不符。如其可增可減。即增減就之。否則任其多寡。以解補湊不來之厄。此字格之不能盡符也。至於平仄陰陽。與逐句所叶之韻。校此二者。其難十倍。誅之將不勝誅。此聲音之不能盡叶也。詞家所重。在此三者。而三者之弊。未嘗缺一。能使天下相傳。久而不廢。豈非咄咄怪事乎。更可異者。近日詞人。因其熟於梨園之口。習於觀者之目。謂此曲第一當行。

可以取法。用作曲譜。所填之詞。凡有不合成律者。他人執而訊之。則曰我用南西廂某折作對子。如何得錯。噫。玷西廂名目者此人。壞詞場矩度者此人。誤天下後世之學子者。亦此人也。（閒情偶寄）

### 太和記

向年曾見刻本太和記。按二十四氣。每季填詞六折。用六古人故事。每事必具始終。每人必有本末。齣既曼衍。詞復冗長。若當場演之。一折可了一更漏。雖似出博洽人手。然非本色當行。又南曲居十之八。不可入絃索。後聞之一先輩。云是楊升菴太史筆。未知然否。然翊國公郭勛。亦刻有太和傳。郭以科道聚劾。下鎮撫司究問。尋奉世宗聖旨。勛曾贊大禮。並刻太和傳等勞。合釋刑具。卽問奏處分。夫刻書至與贊禮並稱。似非傳奇可知。予未見郭書。不敢臆斷。然北詞九宮譜。本名太和正音。又似與音律相關。俱未可曉也。楊升菴生平填詞甚工。遠出太和之上。今所傳俱小令。而大套則失之矣。曾見楊親筆改定祝枝山詠月玉盤金餅一套。竄易甚多。如西廂待月。斷送鶯鶯。改爲成就鶯鶯。餘不盡記矣。（敵帶軒臆語）

### 躍鯉記

後漢書列女傳。廣漢姜詩妻者。同郡龐盛之女。詩事母至孝。妻奉順尤謹。母好飲江水。江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不以時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居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問鄰母。鄰母具對。姑感慚呼還。恩養愈謹。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學不在。姑嗜魚膾。又不能獨食。詩夫婦力作供餼。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涌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按今院本躍鯉記。惟鄰母感姑及子溺死二事。不與史符。  
(通俗編)

麒麟記

鶴林玉露。韓蘄王夫人。本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於廟柱下見一虎蹲臥。鼻息麴麴然。驚駭。急走出。已而人至者衆。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問其姓名。爲韓世忠。心異之。告其母。約爲夫婦。後封梁國夫人。案今麒麟記行其事。(通俗編)

(未完)

# 成功捷徑

以有限的金錢時間  
博畢生受用的知能

本社創辦已十三年成績昭著來學者多能於最短時間收美滿的效果所以本社是一般有志志上進而不能入校讀書者到成功的一條捷徑  
本社現設五科均可隨時報名加入



## 講義完善

由通儒講義均  
各科專家分  
任編訂取材  
以實用為主  
內容豐富編  
制適當登錄  
明淺詳盡遠  
非率爾操觚  
及外人越俎  
可代謀者所  
比

## 改卷精當

批改迅速課  
卷當尤速  
能因勢誘  
利導至  
拔員細  
學員按  
易復按  
心收通  
之效

## 學費低廉

本社助教以  
補講義  
雖印之  
編一切  
精應之  
供而取  
善一層  
則力求  
低廉

## 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

### 英文科

本科分四級最近第三級加授「商業算學」第四級加授「商業地理大綱」略識英文者即可加入第一級四級讀完時即能讀寫如意選科分九門為有志專修一二門者而設

### 國文科

分初高中三級每級一年畢業教材分課本講義兩種熟練操作應用文字之技能灌輸國文學上必要之知識答案及作文均詳細評改

### 國語科

由國語專家擔任教授科目完備最近更加授方言校正國語詞類連書兩科並給與學員以當面校正讀音之機會尤切實用

### 算學科

設「算術」「代數」「實用幾何三角」三級講義用淺顯英文編輯難解字句及專門術語皆附漢文註釋凡欲投學校以及從事於商業計算與物理工程等學術技能者均可入社肄業

### 商業科

預科及專門科兩部業已開辦關於原理技術管理諸門無不具備並聘請商業專家擔任教授講義用簡明英文編成程度與大學相當取材適合國情俾能養成中國新商業之高級人才

▷ 報名及索閱簡章處 • 上海及各省市商務印書館 ◁



# 歷史叢書

## 日本民權發達史

黃文中譯 一册一元五角

是書爲日本民治大學教授植原悅二郎博士所著全書分十七章二十萬言詳述明治維新後日本民權發達之步驟凡日本維新進取之要旨憲政發達之精神民權運動之經過皆畢具無遺而黃君譯筆簡拔詞旨透闢且加以案語解釋奧義洵足爲立憲國家之標準法治人民之鑒鑒凡我國民均應人手一編

## 史學原論

李思純譯 一册一元

本書作者爲法蘭西國家藏書樓主任朗格諾瓦 Langlois 奧巴黎大學歷史教授瑟諾博司 Seignobos 全書都二十餘萬言分爲三篇上篇論史料之搜集法中篇論史料之鑑定下篇論歷史之構造凡研究歷史之專家以及初窺歷史門徑之學子均不可不一讀此書

## 中國文化史

李繼燿譯 一册一元四角

本書將中國數千年來頭緒紛繁之文化史料整理出一個頭緒來從漢族起原直敘到民國建設其流歷朝文化必先將時代背景詳細說明然後及於各該時代文化之本身使讀者易於明瞭作者用世界眼光抱客觀態度凡所記載平正通達不雜感情實其特長我國學術界正感本國文化史之缺乏此書實可暫應急需並足引導引本國更精審之著作譯筆亦甚暢達忠實

## 社會進化史

陶孟和譯 一册一元二角

本書係德國社會學者 F. Müller-Lyer 名著之一專敘述人類飲食工具衣服居住及工作進化之程序並論文化進步之原因取材豐富立論穩健爲研究社會學與文化史學者之良好參考書

商務印書館出版



# 他與她

(續)

華羅琛女士

## 第四章 寓中

人情世故，隨地而殊。俄人最好新奇；亦最喜助友；西班牙人，脫口成歌，如轉舌黃鸝；德人日抱一書，孜孜不倦；伊人……與華與各友相處；對於世故人情，大可增其閱歷。

俄人依谷洛弗氏，年纔二十二；已具長髯；常穿長靴；雖炎夏亦不改其習慣；所習科目爲醫學；卻喜談政治。其父係俄帝彼得得時代之大吏；曾被赤卹斥逐；而伊君卻偏向赤卹；雖非純然赤色，至少亦可稱爲紫色。大凡好高好奇爲青年之通性；固不獨俄人然也。

伊大利人拔弗洛氏，研究油畫；愛談美術。常謂美術最有益於人生；亦有益於國家。與華默靜寡言笑；而卻深思遠慮，有聞必審；其意見與此青年畫家相同。美術者，所以陶人於情，描人於形者也；各國美術之盛，必在其國有英主賢臣之時。中國亦然；如唐之貞觀；如明之宣宗；如清之康乾；是其例也。今日者，我國政府，無暇注意於此科學；新掛招牌之民國，幼稚而又脆弱；目前當以扶持培養此新民國為惟一急務。伊谷洛弗氏語與華曰：君欲習醫，君之擇術誠善矣。願醫國更重於醫人；貴國病篤；良醫實所急需；若再遷延不治，恐成殘廢或竟死亡。

伊氏係一心直口快之人；但稍多言；故同寓之人，有時置若不聞。

寓客中有莫尼哀氏者，法蘭西人而在巴黎學習法律者也。生長於馬山依海埠；善於詞令，原係法國南方人民之特長；語與華曰：當我先祖在菜根中之時，全歐洲殆盡為呱呱之嬰兒；而貴國文明，已有若干程度。當時我人以東方為智源；大抵中華如早起之人；因其起身太早，故未至中午而又沈眠矣。

與華曰：誠如君言；但一眠不醒，既眠於長夜，又眠於長晝；夜以繼晝；晝以繼夜；昏昏沈沈，不知眠

去多少晝夜，多少歲月矣。他國乘此時機，來華謀利，漸漸振動其酣夢；今日者，正華人睡眠惺忪，半立半躺之時也。

有豆剖衣氏者，狀似狡而心實誠；答興華曰：於其神清氣爽，起身挺立之時，我人將何如！興華戚然低首曰：文明各國，均欲中華之能自立；而又欲其立於低處；庶幾各國有居尊臨卑之勢。

興華又常與寓客之友相往回。居法既久，法語漸精熟；所發表之意思，無不精確。此妙齡少女，進步雖多，而謙抑甚深；學程愈高，愈自覺其無智無能。孔子有言曰：「學然後知不足。」興華有之矣。  
教師某氏，博學士也；常語興華曰：知人之所不知，即是大智。

有俄人伏洛味豈者，肄業於高等美術學校；亦曾寄居於勒家。自與奈第阿氏訂姻，即已自立門戶。奈孃習醫；蒼髮藍眼；體度面貌，莫不雅人深致。新家庭仍在拉丁區；與勒家相距不遠；生活甚儉約。伏氏原係官費生；所受官費不豐；僅僅足敷其學資；而不足供其浪費。蓋彼之政府，以財不虛糜，力能普及為政綱；無論何人，不能攘竊特別優待之權利也。奈孃既無官費；又不得其父母之資助；須親自作工，以博得求學之資。奈精於音樂；教授鋼琴；校用家用，皆取給於課金；雖不充裕，而亦不窘困。伉儷

相得如一對鴛鴦；室雖隘小，而前程遠大，未可限量。庸碌之徒，所見不遠；衡人長短，全憑房金之豐嗇。伏氏夫婦，租居第八樓層；只能由職務所用之小樓梯，徒步升降。此小樓梯與扶梯相似；窄而且峻；又甚黑暗。所謂職務樓梯者，係僕人及送貨人升降之樓梯也；易言之，乃勞力人上下之具也；有時重負在肩；有時巨包在抱；每向高處登升，固已氣喘腿疲矣。至於大樓梯，寬平光亮，升降不費氣力；凡租居寬廣之樓層者，皆得享用；彼等出出進進，大概無重要事務；出則爲赴娛樂場；進則爲便休息耳。

巴黎司關，大半爲女流；或係孀婦；或則其夫爲勞働人；長裙短袖；巨頭胖腹；而卻以衣貌取人；對於來客，審量頗精；凡來客欲租第一或第二樓層之貴客，則語言恭順；氣度亦謙抑；若來客欲租極高樓層之賤房，則滿面傲氣，毫無禮貌矣。

伏氏之作品，在美術展覽會評列第一。親疎各友，都來賞覽；並慶其才能。伏氏小夫婦，忙於酬應；日暮始息。畫屏置於桌頭；青年與采，純出天真；且膳且笑；歡樂無極；請問其樂自何來，彼二人並不知其來自何處。大抵青年一時之樂，不能自解而亦不能自禁；榮華富貴，似在目前；心花怒發，流露於不覺不知之中而已。

正談笑間，忽聞門響；不投刺亦不報名；乃學友格梯哀氏也。大踏步而入室；謂聞喜趨賀；不東而來。右手持麵餅；挾酒瓶；又於衣袋中取出食品數種；一一置於小桌之上。格氏頭戴紫絨小帽；歪斜不正；左肩挑杖；杖掛紙燈；燈光雖暗，而在小室中則反覺明亮；搖搖擺擺；隨口號叫；信口成歌。凡此情狀，乃拉丁區內，青年學子之常態耳。

某日，與華與女友瑪利氏同赴某伯爵家；瑪語伯爵曰：敝友王與華係中華閨秀；數月後，將受醫學博士考試；敢介紹相見。伯爵年老；去其左眼之花鏡；而忻然起答曰：中華賢女辱臨，不勝忻幸；貴國情事，尤所樂聞。貴國男子，長袍逾膝；長辮懸背；余甚樂睹此美麗之國服；今也，模仿我國，改頭換面；殊可惜也。

荷蘭萬夫人在旁；萬氏曾居北京；因其夫曾充銀行代表之故；彼亦云前清時代，大小官員，袍繡金龍；帽拖翠羽；頂分五色；真足悅目。奈何革命之後，全副行頭，一律改換。余等在華時，雇用僕役，以不去辮為條件。中華民國初年，彼等尙因有需於我而留其辮；然嗣後仍陸續剪去。美麗國裝，今已無存；真是可惜又可惜。君係中華貴女；在社會應有勢力；請告貴國同人，我等見此服裝，莫不贊其華美；去

之殊無謂。伯爵聞言，置其花鏡於右目曰：誠然誠然！余表同情。

此二貴人，意見相同；一唱一和，均以不復能睹美服爲憾。

興華聆此一番談笑，心不自安；而貌不失其常度；不卑不亢，答之曰：予在貴國，亦頗願一睹貴國之國裝；脚穿木屐；頭戴繡絨之小帽；亦真悅目；奈何今已無存；只能於古物院畫像中略瞻大意而已；可惜孰甚。若今日北京使館界內，貴國同人，仍服此古時之國裝，則敵國人亦莫不贊其美麗；亦將勸君等提倡復古矣。惜敵國尙無古物陳列院；如其有之，則將來諸君欲睹中國舊裝，請過往一觀可也。

伯爵及萬夫人，聞此答詞，悟興華反譏之意；遂皆靜默不再辯論。

興華在歐，與無業者相識亦多；如貴族之後裔；如有頭無腦之錢奴。

有前任議員姓猪者；即係此類之人；無所事事；而好管閑事；好聆新聞；欲與興華作一席話，以察其評論。猪君善於詞令；長於禮貌；能言其所不思；能思其所不言；談畫論詩；引東證西；固是時髦人之專才也。

語興華曰：君曾往「獨立畫家展覽會」；君對於各家之陳列品，有何評判？

與華曰：以予之愚，不能識別者甚多；其間不值一論者亦不少；但名人格諾氏之言，予甚欽佩；其言曰：「獨立展覽會，無異於獎勵人材之學校；」美術爲予所愛；獎勵尤爲予所崇；各國皆應有此等學校。

與華語此，默想祖國；不勝惆悵；獎勵人材，與銷毀人材之道，正相反；西國無時無事不用其獎勵；中國無人無處不見其銷毀。一則譽之使成，一則毀之使敗；人材消長之不同，有由來矣。

豬氏詢曰：會內有一畫爲醒人；君以爲能得頭獎否？作者爲俄人；子或相識。

與華曰：予不識其人；此畫佈置尙欠斟酌；而意匠甚善；巨人熟睡之中，有許多小人踐其身；巨人醒來，此一般小人同時跌地；鼻爲之破；予謂意匠甚善者此也。各人品評，各就其所見到之處立言；原無絕對之是非。

萬公使夫人又插言，謂此臥漢之體，太不相稱。與華曰：作者或有深意，人常臥則麻木而自胖；人惟日事操作，始能良而稱也。

此番談話，歷三四鐘之久；夕陽西下，乃分手散。



路易與興華，相處既久，漸成莫逆之交。握手挾臂，同出同入；無事不談，無語不本於赤心；他人見之，苟不迎面細辨，幾不能知其一爲西方人，一爲東方人焉。

彼此各無國際之芥蒂；各只知有個人之交誼。

路伊性情，原如一般女流之不識外交；本國之長處短處，一一爲興華道之。

興華亦然；西洋人在中國之短處，言之毫無顧忌。西人在華生活之狀態，視在本國時大異；世界罕聞之巨薪，彼等猶以爲薄。路易問所謂巨薪者若干，興華曰：假定一元之兌換率爲十佛郎；子試猜之；每月三千佛郎乎？否；五千乎？否；一萬乎？二萬乎？否；路伊咋舌不能猜；興華曰：每月三千元；卽三萬佛郎；豈子所能夢想者耶！此等工程師，月能得三四千佛郎耳；今則十倍之而猶不滿意焉。

西洋人到中華，遠適異國，酬報應豐；例如中國江浙之人，就聘至蒙古新疆各地，酬報自應較巨；然何至十倍之巨乎！楚材晉用，自古有之；中國各種事業，固皆賴客卿協助；且應感客卿之誠心協助，然協助固爲德，壓迫或掠奪則爲惡也。

（未完）

# 文乎藝乎（另外一欄）

羅琛女士

中華工程師學會詹氏徵文。有提倡技術精神一語。予正欲執筆

應徵。說明中國革命無效之原因。大抵在破壞之後。未能繼以建設。大抵在破壞之人材多。建設之人材少。大抵在文士武士之工作太多。而藝士之工作太少。忽于西報見胡適博士在倫敦留學生會之演說。不禁感觸橫生而益不能已于言。

博士此次赴英任務。係討論庚子賠款退還後之主權及用途。

博士才品。衆所欽佩。博學多文。又長于詞令。于文學之革新。及白話之推行。功績甚偉。此次演說。一則曰物質文明非但可以生利。

一則曰當初留學青年只習科學及技術爲大弊。第一語與予意見相同。第二語則在今日有流弊。蓋十年前人固偏重于藝。而十

年以來。則人又太偏重于文也。

予所謂文。係括文學哲學政治經濟等等。藝則指踏鑽機電農林化美等等。一爲無形之學。一爲有形之學。予就此文藝二事。詳言其輕重緩急之利害。

予之所言。非與博士辯。乃就其意而引申之。

無論華人或外人。凡關心于中國之興敗盛衰者。皆認中國之弱點。在缺乏藝之能力及藝之職業。試取中國外國學者人數。作文藝兩項之統計。可悟中華爲特殊之國。特殊之焦點何在。曰有口無手。曰有文無藝。

予非不知文之爲益亦不小。但文與藝須有適當之比例。方能互

相調劑。而互生其效用。畸輕畸重。且不可。矧可令其一爲○數一爲○○數耶。

藝賤業也。中國之輕視藝字。由來已久。因此則生利之藝士。往往棄其本藝而改作文人。或猛驅其子弟棄藝而就文。（工匠之子弟無一不然）

辛亥革命之後。世人稍覺其非。稍悟生食食衆之害。稍知生利之眞道在藝之工作。然而習藝之人。終寥寥。留學歸國。有不能謀得一職者。有嫌其太勞苦而改充官吏者。其耐勞努力之少數分子。卒鮮有所成就。無他。中國直不欲建設故也。中國直不欲增加生產之能力故也。恃借債以度日。借而又借。債上加債。如醉如癡。永不作回頭之想。外國放債者。保護其自己生利之事業。廣佈其自己建設之人才。乃是當然之結果。結果之結果。則徒爲中國建設生利之藝士。斷絕其門路而已。

中國究思生利以還債否。如欲有生利之事業。究恃于白面書生乎。抑賴于勞力之藝手乎。

空言爲中國之專長。妙語生風。居然能與世界強國相折衝。而實

事求是。則無力。予敢正言相告曰。文士所長者。妙語。藝士所長者。實力。又敢正言相告曰。中國之富力已窮。目前最缺乏者。爲藝爲工作。爲生產之能力。予無財之國。理財如於無水之井。汲水。又譬如應廚司烹飪者。無數。而廚中實只有冷灶空鍋。衰衰諸公。究能永享其果腹之幸福否。

今日非無二三政治家空理家。稍稍燭見及此。而行與言遠。予徒見其倒架爲因而已。

文學哲學等等。其名非不美。其趣味非不深長。予何嘗不尊之愛之。然就生利方面觀察。只可謂之理論。不可謂之職業。妙理縹緲於天空。高則高矣。遠則遠矣。然而切近生活之道。果在此乎。衣食足而後知禮節。倉廩實而後知仁義。此天理人情。豈盡千秋。橫盡萬國。無有能逃者也。

理論多由生活上之經驗得來。不能盡得之於學校與書籍。至於職業。則人人能有成就。近之有益於本身。遠之有益於社會。我聞有以職業家而成爲文學哲學家者。以文學哲學家而成爲職業大家者。則未之前聞。無他。職業非不習而能者耳。非可以空言塞

責者耳。

中國不欲富強則已。如其欲之。舍生產職業。實無他途。無尊卑貴賤。皆不能逃避此一途。

中國人之性格。無一不備。聰明冠天下。尤能忍受。「不堪忍受之負荷」。而獨缺乏實力。歐戰時。赴歐之華工。爲數甚衆。考其工作。三華人不能敵一歐人。然當其放言高論。則又勝於人人。其故安在。耳目手足相同也。固顧方趾無異也。所缺乏者實力耳。藝耳。

缺乏者實力。則所當增進者。亦惟實力。欲增進實力。須鼓勵藝士。而尤須先破除最舊最朽腐之觀念。即文貴藝賤四字是已。

予謂缺乏實力。非謂中國無努力之人也。無如努力者不能勞心。勞心者不能勞力。換言之。作者不思。思者不作。言者不行。行者不。言。具調劑之能力者。厥惟藝士。嗚呼。有能力而鄙夷之。果何故歟。理論家有以物質文明爲西洋之厄運者。果爾。則我國人之尊文賤藝。可稱人皆愚而我獨智。人皆夢而我獨醒。雖然。此二語。究竟可視爲顛撲不破之定評乎。究竟絕無考慮之餘地乎。予答之曰。否。人未必真愚真夢。我未必真智真醒。我與人同處于現在地球。

之上。人求生。我亦求生。可耳。人不求死。我亦不求死。可耳。人皆生。我何必先死。人皆死。我亦何能獨生。

民國成立已十五年。窮象年盛一年。窮人年多一年。慈善機關。逐年增加其預算。而愈無救濟之力。

十三四齡之童子。高不達長人之肩。爲生計所迫。而賣其氣力於牛馬之職務。如洋車是已。

人每發其不負責任之空言。謂此輩丐者與窮民。何不另尋一種較有人道較不勞苦之工作。吁。彼果于何處尋之乎。遍國中建設生產之事業。寥寥也。

平原沃土。不枯于苦旱。卽溼于淫雨。無辜小民。不投入軍隊。卽迫爲匪盜。

號稱上中階級之人。不得已而擁塞于官之一途。世界上官之生涯。無有如中國之盛者。然而一時雖免爲災民。積久仍成爲災官。據北京導報所載。世界京都居民之死亡率。以北京爲最高。近年來之慘狀。更不堪設想。尸流遍野。或僅赤埋于田內。或竟漂浮于河中。疫癘蔓延。勢所難免。

以上種種。其故安在。其罪在何人。曰在不與生產之事業。曰在輕視生產之人。有何術以救此。曰有藝先于文。藝急于文。

刀兵疫癘之源在貧。貧之源在無工。被災者不但華人在華之外人。何嘗不受其害。近日日本大員 Saburō 夫人。救世軍首領

Mr. G. 氏皆是受災之人。此外尚不可勝計。病僅是結果。原因在華民之貧。華人外人皆應悟此循環之因果。

慈善事業。非治本之道。例如北京協和醫校。建築非不偉大。設備非不完善。予曾與一華人談。此人體弱而智強。所言頗有深意。其

言曰「欲研究病理。宜先有病人。病之前爲貧或災。中華貧與災並盛。西醫哈幸災樂禍者乎。」予答之曰否。研究病理。謀所以除

病。彼又笑語曰。病源在貧不在病。治病不在藥而在飯。飯之源則在工藝。

各教會多辦慈善事業。其志可嘉。而其目的實未易達到。何則。無以活人之身。即無由化人之心也。數月前。京郊爲軍隊蹂躪。男女

災民以數萬計。慘無人道之遠因近狀。予曾撰文以告諸當世。題曰「爲北京兵災告友邦人。」蓋其時關稅庚款法權等會之各

國名流。稱欲調查中國之實情。故予以災害之實情告之。此外尚有一事。予欲於今日補述。予曾遇一災婦。左手抱病兒。右手取水飲之。水不淨而亦未煮。予告之曰此水甚穢。含微生蟲甚多。飲之有害。該婦怒目相報曰「子殆爲教士乎。平時以誦經拜神相勸勉。今日亦然。子非貧人。子豈知貧人之苦况者。什麼叫作衛生。什麼叫作微生蟲。無淨水如何不取穢水。無柴火如何得以煮水。兒渴欲死。我不忍視其渴死耳。」吁。誦經拜神。誠高尚矣。願空言究何補於生命也乎。

予有一友。藝士也。十六年前識之於歐洲。當時予曾勸其習藝。今日語予曰「少年同學之棄藝習文者。或已作督辦司長。或已作公使領事。多半已揚眉吐氣。少半亦出頭露角。頭銜既榮。俸祿又巨。居處既優。衣食又豐。既可憑藉地位以開展雄才。又可多得機會以發表宏論。嘯遊于他國文明事物之下。飲食衣履。坐臥行遊。乃至盥沐呼吸。無一不享藝之所賜之樂利。文士之鴻運。真同天授。至于區區藝士。無論委身于大局面之鐵路。或小規模之工場。五年十年二十年。年復一年。始終不入人之耳目。困于泥塗。老于

儻。死于庸下。洋車且不可購。遑論氣車。石路且不得履。遑論木  
路或平滑如鏡之瀝青大路。微量之辛資。不得償低程之生活。或  
竟皇皇如喪家之犬。投於東西而東西搶駕。奔于南北而南北閉  
門。……予于此喟然而歎。歎學文賤藝之結果。一至于此。工業  
萎靡。進步停頓。而非所學之積習。又屬牢不可破。督辦會辨司  
長局長等等之位置。在此官僚政體之下。更不授于此實心實力  
無聲無色之藝士。怨藝之無靈。怨已太晚。藝文之萬能。亦太遲。  
仰首呼天。天固不應。俯首叩地。地亦不管。試問當年儕輩。天才果  
富于此友乎。非也。學力果越于此友乎。亦非也。不幸之藝士。只能  
對此不情之天地。長噓短歎而已。

一般人得意之結果。爲又一般人灰心之導線。努力視爲大愚。分  
利成爲風尚。建設委之後日。享用只顧目前。此種心理。南北兩方  
人。殆屬一致。

謹請我華人平心思之。活命者是否爲飯。飯果來自何處。一人之  
飯。可得之于文。是否人人之飯。皆可得之于文。又請友邦人平心  
思之。君等異持人道主義者。果以公道爲目標者。果有誠意協助

中國而知利人即以利己者。則退還之庚款。當悉用于直接生產  
之事業。貴國救命之物爲藝。請亦以藝救華人之命。

人若只知有一己之餽。只知享用現成之衣食。則千萬人之自  
生自死。當然不關痛痒。全國內藝之需要及缺乏。當然亦無須研  
究。但我人豈僅如此者。豈不欲爲全國生活問題謀一解決方法  
者。夫如是。則藝之輕重緩急。實爲生死存亡之最大問題。

今日苟欲展築一二鐵路。覺鐵路工師已不足。欲創立一二機廠。  
覺機械工師。不敷分配。欲製造數種工業上最不可無之繹水。覺  
化學師不易羅致。予今以最低希望。叩求於大人先生之前。不希  
望興辦大批工業。只希望興辦其一小批。假定以日本工業十分  
之一爲限度。請在算盤上撥動幾粒算珠。卜問卜問。應需一小批  
之藝士若干。又在灶神前卜問卜問。此藝士將由何處產生。如不  
產生。則人人向冷灶空鍋。討生活。予實有同歸于盡之慮。

予取日本工業十分之一爲限度。大人先生如尙嫌其太高。則予  
當以童子所習之普通算式證明此限度之甚低。日本幅楮。約小  
于中國二十倍。若以幅楮之比例併算。則其限度僅爲二百分之

一耳。蓋  $1/10$  與  $1/20$  相乘則等于  $1/200$  也。

抑更有進者。中國目前區區已有之藝途。同時有二種矛盾之現象。一曰有人滿之患。一曰有才難之歎。夫既人滿。豈非才多。夫既才難。豈非人少。乃人滿才難。成爲同時內之現象。理論上絕對不通。然而事實上確鑿如此。其故何在。以予度之。用非所學。或用違其才。四字。應居罪惡之牛。中國藝途既隘。而藝之地位。又多爲無藝之人搶去。有藝者自無容足之餘地。此所以有人滿之象也。中國治人者及治于人者。其實格恒屬兩歧。藝之事業。主管者恆非藝途出身之人。自身既不知藝爲何物。則所管之少數藝士。事務上既少諒解。情意上又少融洽。賞罰升降。更少公平。主治者視被治者爲下僚。被治者視主治者爲塑像。由隔閡而生。愈玩而致廢弛。往復循環。初時有藝之人。積久而漸失其藝之精神。及毅力。此所以有才難之象也。事業隨之腐敗。鐵路最爲明顯。他人代爲建設者。且破壞若是。說者歸咎于武人。實則文人之咎更多。官僚治國。病民病國。而官獨利。充弊之所極。貪官污吏。有始終見容于社會者。有斂迹數年而仍榮升者。社會之罪惡。實社會自造。

者也。

總之人處今日。飲食于藝。衣履于藝。坐臥于藝。行于藝。又游于藝。生于藝。又老于藝。死亦有賴于藝。自孕于母胎之前。乃至壽終正寢之後。無時無地不受藝之所賜。藝之爲用。誠大矣哉。予不忍隨聲附和曰藝賤。藝賤。予直敢大聲疾呼曰藝尊。藝尊。

## 故鄉何處

(實君)

暑夜寂寥，

月光如水；

在那東南角上，疎星幾點，

閃爍的微光下：

便是我魂牽夢繞的故鄉啊！

# 此係旅居暹羅之小孩

曾患腸胃病由嬰



陳水君之二位女公子玉照

孩自己藥片治愈

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居家凡購備嬰孩自己藥片以作小兒之靈藥者莫不立見功效甚為滿意也即如暹羅網哈路郎公司及錦發公司主人陳木盛先生來示云鄙人之二小兒長名頻如次名泡如往往夜間不寐啼哭不休皆緣胃不消化腸胃積滯所致嘗試各藥均不見效閱報章得悉嬰孩自己藥片之功效即購而服之詎料一經二



我就是嬰孩自己藥片

小兒各病去安即服  
清胃爽病去安即服  
均現各安去安即服  
睡壯現各安去安即服  
康皆壯現各安去安即服  
藥自嬰喜下安去安即服  
孩自己藥片治愈  
功力也深為銘感嬰孩自己藥片能立使嬰  
孩腸胃消化有序專治便閉肚痛及腹  
瀉驚風疳積傷風寒熱等症均有  
牙痛且治蛔蟲等患凡經售西藥者均有  
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  
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六角每六瓶大洋  
三元郵力在內收用郵票

小439(11)



商務印書館出版

# 政法叢書

中國國際商約論 一册九角

鄭斌編 書分二編(一)緒論泛論商約之概念締結內容種類及期限等(二)本論分論貿易居住權關稅劃一權內地旅行貿易房地產借權內河航行權鐵路建築權資金貸借權海關管理權領事裁判權等特權等自清初尼布楚條約起至最近中俄協定止凡二百餘年來我國與各國所締商約無不擇要敘述

中國外交史 一册一元八角

曾友亮編 全書共分三卷(一)中國與歐美各國之關係(二)中日交涉史(三)中國與列強首冠以中外國際大事年表極便參考書中載有與中國外交史極有關係之公文條約甚多尤為詳者所樂觀

政府論 一册一元二角

樊希智編 書分九章首明政府之性質目的及種類次論主權憲法及政府之組織最後述政黨及地方政府之重要各章均就歐美各國中國制度並述列重要學說尤為精博

聯邦政治 陳玄著 一元

近世民主政治論 一册七角

薩孟武譯 本書計分六章(一)闡述民主政治的意義(二)論民主國之種類(三)(四)說明民主政治之發達程序(五)其理想之所在(五)論現代君主政治之民主化最後揭示民衆政治之價值讀此可知民主政治之真相

社會法理學論略 一册五角

陸典撰譯 原書為美國哈佛大學法科主教授德所著陳述歐洲數百年法理學之派別並時及於美國法學界之傾向而結論則歸於社會學的法學

憲法學原理 一册一元二角

歐宗祐 何作霖合譯 本書共分六章凡與憲法有關之各種問題如法國家國家統治權與主權國家的組織立憲政體成文法主義和憲法學等皆分別論及卷首有北大陳啟修教授之導言

德國新憲法論 一册一元五角

歐宗祐譯 此書分七章對於德國新憲法條文中規定事項之特點評論至為扼要不僅為研究政治者所應讀亦為創憲者之良好參考資料也

近世大國家主義 劉文輝著 一元二角

勞働立法原理 一元一角

#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 章簡稿投 | 載轉訃

中華民國六年四月 日初

寄

編輯者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  
 發行者 小 說 世 界 社  
 印刷所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  
 商務印書館印刷所  
 寄售處 各埠商務印書館  
 及 大 商 務 印 書 館 坊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固亦  
 二 酌用文言  
 三 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若  
 四 干亦請書明  
 五 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  
 六 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詳  
 七 細敘明  
 八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時  
 九 署名何名聽投稿者自定  
 十 不寄之稿惟長篇在五千元以上者則函覆不用概  
 十一 因不選先聲明並附寄郵資還原稿  
 十二 選登之稿酌致薄酬如下  
 十三 (甲)現金  
 十四 (乙)書券  
 十五 (丙)本雜誌  
 十六 酬報之數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  
 十七 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一并聲明  
 十八 投寄之稿一經揭載後其著作權即為本社所  
 十九 有  
 二十 投寄之稿本館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  
 二十一 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先聲明  
 二十二 所轉小說世界社收

### 表 目 價 告 廣 | 表 價 定

|               |   |      |      |                     |     |     |    |      |    |          |       |        |
|---------------|---|------|------|---------------------|-----|-----|----|------|----|----------|-------|--------|
| 洽<br>運地函詢即行奉復 |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br>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br>至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內「中國商務廣告公司」接 | 普通   | 上等   | 優等                  | 特等  | 等第  | 定價 |      |    | 零售每册大洋陸分 | 全年十一册 |        |
|               |   |      |      |                     |     |     | 全年 | 半年   | 時期 |          |       | 郵費國內四分 |
|               |   | 正正   | 正正   | 正正                  | 正正  | 正正  | 全  | 半    | 時  | 國內       | 國外    |        |
|               |   | 文文   | 文文   | 文文                  | 文文  | 文文  | 年  | 年    | 期  | 一        | 一     |        |
|               |   | 後中   | 前中   | 面或正交首篇對面<br>面或底頁之內面 | 封面  | 底面  | 五  | 二十五  | 冊  | 數        | 書價連郵費 |        |
|               |   | 二十八元 | 四十元  | 四十八元                | 六十元 | 六十元 | 十  | 一元五角 | 數  | 國內       | 國外    |        |
|               |   | 十六元  | 二十四元 | 二十八元                | 六十元 | 六十元 | 三  | 二元三角 | 冊  | 一        | 一     |        |
|               |   | 十元   | 十四元  | 二十八元                | 六十元 | 六十元 | 元  | 四元六角 | 數  | 一        | 一     |        |

注意  
 定閱諸君如有遷移來信屬改地址或因其他詢問之事務必將定單號數定戶姓名在何處原寄何處四項詳細開明方可遵辦實緣定戶太多簿冊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難免仍有誤寄特先聲明

夾頁紙精印全書十大冊

定價二十元 郵費三角

特價每部八元

陽曆五月月底截止

道州陂叟書法名天下，所以能自成一家者，溯厥源流，皆由致力于篆隸。此臨漢十種，蓋自濟南灤原書院迄回湘城南書院主講時，日以分書自課也。故寫臨各碑，筆筆謹嚴，神骨酷似，清道人謂陂叟隸書，直接東京，在曹魏之上。曾農髯謂出入周秦，馳聘兩漢，六朝以後，言分書者殆莫能過之。本館因向茶陵譚氏借印，以廣流傳。其中張遷禮器兩種，雖臨寫無慮百數十通，他家偶有印行，皆早年之筆，無此精本也。至史晨衡方石門華山武榮全李翁乙瑛各臨本，尤為難得。茲擇其最精者，用良好紙墨影印，精裝布套一巨帙，想愛重陂叟書法者，當必爭先快觀。欲學分書者，借此津梁，亦不至有徘徊歧路之嘆矣。

商務印書館最近影印  
陂叟臨漢碑十種